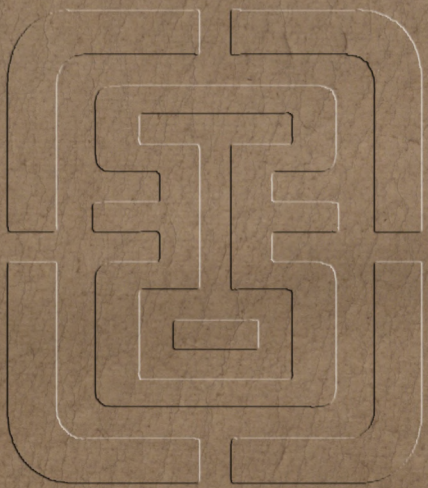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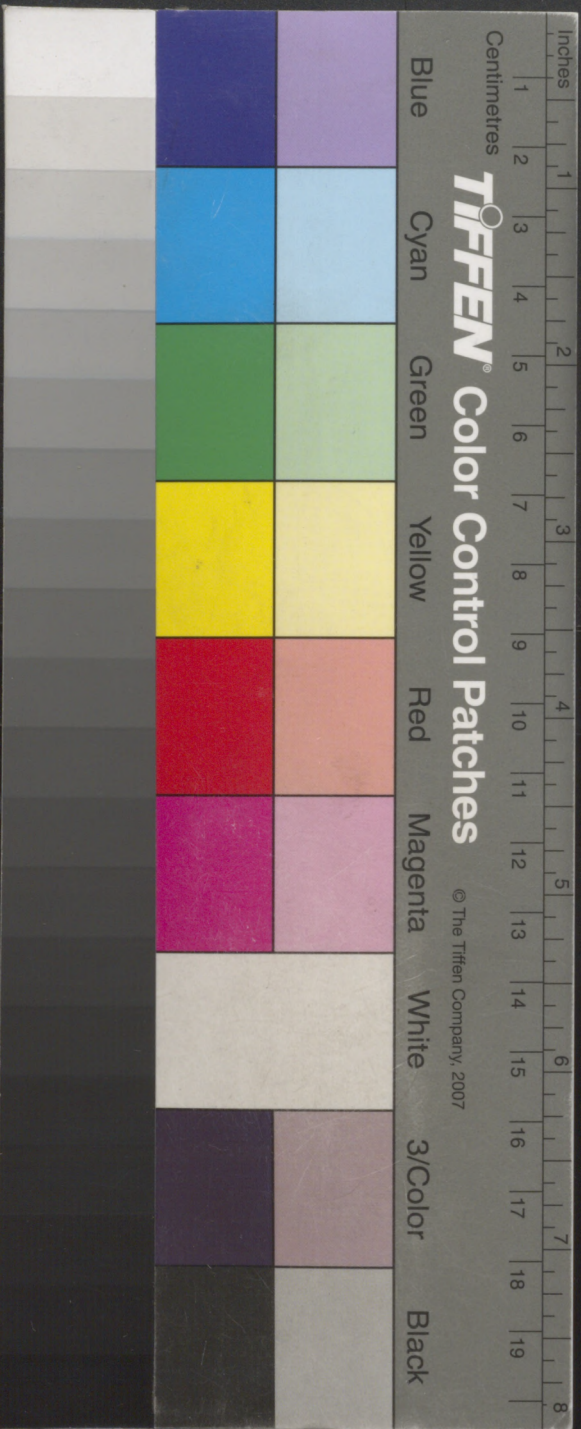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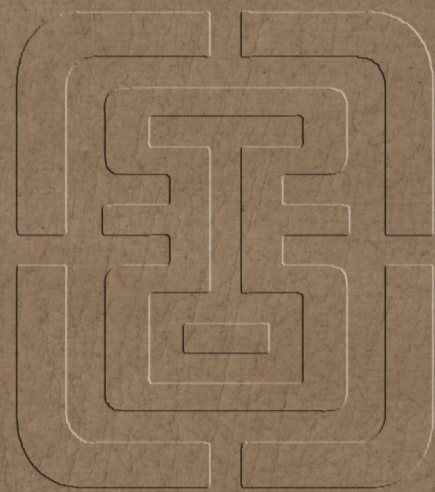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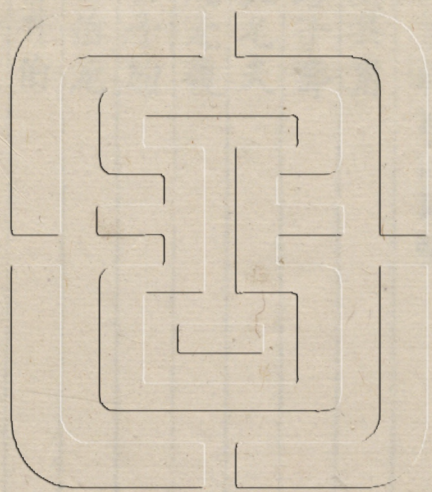
1107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四九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目錄

卷第一

書以下時事出處帖

劉共甫

彭子壽

程允夫

魏元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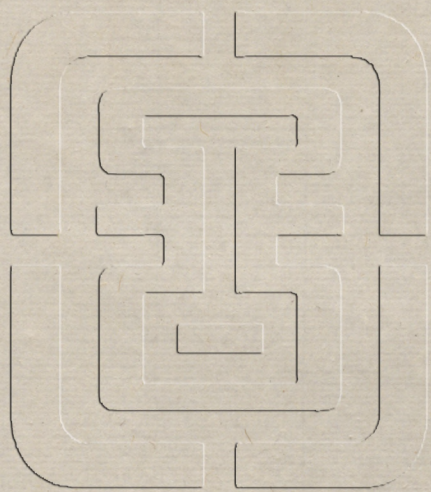
呂子約

向伯元

林井伯

方耕道

陳子真



劉德脩

卷第二

書

李端甫

劉季章

黃直卿

祝汝王

劉公度

蔡季通

章茂獻

劉智夫

與長兒

林擇之

卷第三

書以下講學及雜往來帖

胡籍溪先生

文叔

程汝隨可父

鄭尚書惠叔

程允文

彭子壽

孫季和

劉子澄

王子合

卷第四

書

劉共甫

何叔京

廖子晦

魏元履弟

汪時法

向伯元

林井伯

趙子欽

方若水

卷第五

書

方畊道

鄭景明

朱魯叔

學古

方畊叟

皇甫文仲

皇甫帥

林子方

劉德脩

丁仲登

詹尚賓

志南上人

西原崔嘉彦

林師魯

林熙之

朱魯叔

余景思

方伯謨

劉平父

子服第

卷第六

書

林擇之

黃商伯

楊伯起

葉永卿吳唐卿周得之李深子

馮儀之

卷第七

詩

與一維那

上廣文

考試感事戲作

題米倉壁

題安隱壁

題梵天方丈壁

五月五日海上遇風雨作

兩絕句送順之南歸

寄陳講師

別陳講師

登閣阜山

送單應之往閣

送李道士歸玉竒三首

題赤城觀

尤溪縣學觀大閣

十月上休日遊卧龍玉淵三峽用山谷驚鹿要須

野學盟鷗本願秋江分韻得鷗字

次周師溫遊書堂韻兼簡坐上諸同志

記

西原居士斲寄秋蘭小詩為謝

至樂齋記

恕齋記

祝文

赦後舍菜先師祝文

赦後祭

祝文

祭文

祭林芸谷文

祭文

題跋

跋芸齋遺文

書李巽伯所跋石鼓文後

跋訛傳龜山列子解後

跋郭忠恕說文字源

題折桂院行記

題星子縣尉解射亭

題落星寺

題落星寺張于湖題字後

題尋真觀

題五乳寺

題棲賢磨崖

題壘石庵

題折桂院

跋所刻和靖帖

跋所刻包孝肅詩

跋王大初所題

書武侯草廬語遺張以道

題所書古栢行

題梵天法堂門

題陳廷佐亭

卷第八

雜著

釋氏論上

釋氏論下

陳請

釋奠申禮部檢狀

啓

回余衡州

回王正臣

回衆解元

回待補生

卷第九

公移

漳州延郡士入學牒

洞學榜

申諭耕桑榜

辛丑勸農文

招學者入郡學榜

招舉人入白鹿咨目

勸諭趁時請地種麥榜

放官私房廊白地錢約束

措置賑卹糶糴事件

措置兩縣到岸米船事

招誘客販米斛免收力勝雜物稅曉諭

再勸修築陂塘

措置客米到岸民戶收糶不盡曉諭

曉示鄉民物貨減饒市稅

約束不許偷禾穀

約束諸縣泛催官物各給憑由

免流移民船力勝

禁旅店不許遊傳單獨

取會管下都分富家及闕食之家

施行旱傷委官驗視

施行旱傷住催官物一月

諭上戶承認賑糶米數目

約束鋪兵

檢坐乾道指揮檢視旱傷

施行下諸縣躬親徧詣田段相視

禁戢人從不許乞覓

放免官私房廊白地

施行人戶訴狀乞覓

施行專攔牙人不許妄收力勝等錢

禁豪戶不許盡行收糶

管下縣相視約束及開三項田段

乞行下江西從便客旅興販米穀

約束米牙不許攙攬船米入市等事

約束質庫不許關閉等事

戒約上戶躰認本軍寬卹小民

施行張廷諫訴旱傷事

施行邵民陳訴踏旱利害

委官置場循環收糶米斛

約束遊手不許脅持良民

援例乞撥錢米

再諭人戶種二麥

行下三縣抄劄賑糶人戶

行下三縣置場

約束許下戶就上戶借貸

再諭上戶卹下戶借貸

革住米船隱瞞情弊

行下場所革住米船隱瞞

申提舉司將常平米出糶

行下置場不許留滯客旅

行下兩縣委官促人戶糶米減尅

申諸司乞行下江西不許遏糶

卷第十

公移

申倉部及運司檢放三縣苗米數

糶場印式

號式用青絹印

夾截糶場交錢量米

總簿式

牌面印紙式

牌背題字式

賑糶曆頭樣

措置賑糶場合行事件

糶支外令施行下項

施行置場賑糶濟所約束事

委官往各場究見元認米數橋管實數

再措置場所賑濟孤老人等約束

取會諸縣知縣下鄉勸諭佈種如何施行事

再行下三縣勸諭到上戶賑糶不許抵拒事

行下米場人戶不到者於總曆用印

行下米場具糶過米式

施行場所未盡批割戶

措置行下各場關防上戶用濕惡糙米

續置曆下場五日一次開具糶過米

行下普作賑濟兩日

再諭上戶借貸米穀事

再委官躡訪場所合干人減尅等事

申監司為賑糶場利害事件

申提舉司借米付人戶築陂塘

施行闕食未盡批割人等事

實審糶濟約束

施行權免和糶令客米從便往來

免糶客米三分榜文

施行許令人戶借貸官司米穀充種子佈種

不係賑濟人一例賑濟

行下各縣批割戶口并立支米穀正數

都昌縣搬張劉二家米等事

諸縣得米人戶依時佈種等事

行下各場普濟半月外照約束接續

委官覈實四戶賑濟米數縣官保明事
移文江西通放客米及本軍糴米舡事
節次差公吏收糴并撥錢下賑糶場

賑濟戶口數

奏乞推賞賑濟下戶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目錄

昔我文公會梓程氏門人所錄之語以為遺書且謂
其於二先生之語不能無所遺復取諸家集錄參伍
相除得十有一篇以為外書誠不忍儒先片言隻字
湮沒無傳而天下之理有所欠闕也文公先生之文
正集續集潛齋實齋二公已鏤板書院蓋家有而人
誦之矣建通守余君師曾好古博雅一翁二季自為
師友搜訪先生遺文又得十卷以為別集其標目則
一做乎前而每篇之下必書其所從得且無外書不
能審所自來之恨真斯文之大幸也鏞於君之長子
謙一為同舍郎亦嘗預聞蒐輯之意茲來肩居長席
而余若適將羨解始刊兩卷餘以見囑於是節縮浮
費以供茲役蓋又二年而始克有成後之學者能於

是書句句字字深思而熟翫之庶有以知其無非精
義密理之所存毋使摹刺既多束書不觀乃貽或者
之謂云咸淳元年六月朔迪功郎建寧府建安書院
山長黃鑄謹書

晦庵先生朱文公別集序

候官縣儒學訓導劉替棧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一
書時事出處

劉共甫

以下建陽胡德方家藏

伏奉教帖甚慰又不聞問瞻仰之意然此書之後傳聞動
靜千條萬端皆非村落所得詳此兩日忽聞有全蜀之命
意其是乎未得其真未敢遽奉慶也行期定何如若果西
去能畧歸鄉曲否此却未須遽行但亦當求對向來聖錫
正如此也若所傳非的當奉行前詔則交印後似却不必
迂路來歸只令平父來臨川上下迎待以歸足矣二姦雖
去氣象全未迴蓋上心猶以向來所爲爲是未有敢乘此
痛言其非者昨告邦彥以所當論者惟獨斷二字頗以爲
然又未知果能發之否聞讀陸宣公奏議一切中今日

之病試取一讀從容前席爲上一談之當有助耳若果
造朝以亟行爲上早得一日是一日事然今已似太遲若
更過此則又無可說矣惟近臣愛君體國之義想又非吹
畝縷縷之比固不當以私計之安便爲先而後圖之也聞
欽夫亦勸行果爾又無疑矣程集及諸書拜領厚意但誤
字處更不吝脩改爲善畧讀所改數處似少吝矣如何如
何李先生碑額試煩問子駒不知可爲別寫數字示及否
比及宗禮歸到又須數月其家早欲成就已先刻銘文只
俟此字耳駢病之說不記前書拜稟云何誨諭之及乃知
僭率之爲咎然所自比乃爾豈故人之望耶

劉共甫

竊承延登廟堂參貳樞筦君子之仕至此亦可謂得時得

位可以不負其所學矣逃聞明命贊喜亡涯某去月六日
始得離長沙與敬夫同行謁魏公墓下遂登祝融絕頂已
乃東歸至耒洲始分手蓋講論之樂尚未曾有別去殊惘
然也至醴陵始微聞兄有此拜至清江始得其真然伏讀
十一月五日詔書奴諾大臣承視庶位甚矣其間而不然
也不知出兄筆否當時何不畧開諫耶自見此詔連三日
寢食不安其曲折未易以一言盡大抵自此人主心益肆
勢益孤賢人君子日益消縮不願立於其朝而讒譖面諛
持祿保位之士益聚而肆然其無所不爲矣反復念此惻
然寒心中夜必興不覺歎咤此殆聖主思之未熟而奉令
承教之臣與有責也不知比來訂謨之際頗亦及此語否
失之於前尚可揀之於後願益思所以矯正之術而亟諫

之某嘗誓之人子事親之道不至於父母之顏色不和為子者當左右承順以祈悅適耶當詈妻擊毆擊僮隸以快已之忿耶此閭巷之人知之不待曾參孝已而後委也至於人主事天之道何獨不然今日之為其亦異乎吾所聞矣比至豫章見蔣參政文字慨然有出身任事之意所以告吾君者粗亦可觀但不知渠本領如何若只是如此說得亦不濟事况本領若不甚正則所謂是者非所謂賢者否又如何其可待耶聞奏請令鄉監即曹舉士限五日奏又不得發照牒此是何措置只此一事可見風采奈何奈何陳公少進有何處畫觀今日氣象雖非有危機交急之慮然大根本處被羣小壞得八九分以上了日往月來不是小事若痛苦痛兄與陳公素有物望非它人比

今日雖未為宰相然實斷國論若只似常人遷延歲月保持祿位以俟人主厭棄而擊逐之則非惟大夫人望墮墮家聲亦豈吾平日讀書問學之意邪亦豈吾平日致身事國之意耶在長沙時未親近詔但已不勝憂慮日與欽大語此幾至墮涕不知當其任者視以為何如耳願亟與陳公謀之某至豫章宿上藍寺偶復感此通夕不眠夜漏未盡呼燭作此不能既所懷之萬一欲作陳公書不暇然作亦不過如此只老兄語次達此懷足矣何以書為哉然今日之事政須為其大者論薦人材亦有次第今日遠則益州近則吳興皆第一義諦而敬夫尤不可後如某輩草野之臣則雖有憂數之心然以義分觀之似未當出兄果相念當且徐之不須抑迫恐一旦大發狂疾彼此為不利俟

兩公有成則彈冠群彥之後殊未爲晚某許多年過了豈計此年歲間事耶此是實情相告某豈不欲及今一見明主極陳胷中之憤懣但思之言語必有大甚處恐却恨兩公協贊彌縫之意所以斷然自誓決未敢出不獨爲身亦以爲親爲二公爲國計也千萬幸登

彭子壽龜年

止堂之孫汝家藏

請違後一兩日即被斥遣之舍出關恰一月始能達里門奉祠幸已得請而詞職未盡允勢須更加控免耳區區鳧不足爲重輕忽聞門下亦此論事去國而德修德夫相繼亦去爲之駭然此其間必有曲折恨未得聞不審從人今何所鄉若遂赴鎮亦須暫還江西經由上饒偶便託其教官林君致此丐以數字見報比來議論本未與諸人繼

逐之由林君佳士時有人往來不至淳沉也

程允夫洵

洪正學刊允夫家藏

職幸已如願而忌之者以爲僭瀆睥睨愈甚近日葉總章中已有姓名旦夕必有行遣矣改正恩數實無此例前此但以衆論紛紛故於奏狀中言之後來得請而復不說分明致此事故又申省陳乞近又只得省劄檢會申明已降指揮行下蓋諸公不敢將止而羣小因此又益紛紛細思此舉實有未安今且未令恭兒赴銓其它姑置勿問看數月間如何又別相度也餘于冤痛莫能爲申理者區區於此尤不能無愧也

魏元履檢之

以下胡德方家藏

寇日深矣爲之柰何諸報想自聞之此聞事甚遲方傳古

藤之命未知果否誤國至此之由其足食乎小謹何益
 龜齡既起不知復作何計今日正懼狐鼠之妖蠹蝕君心
 此為本根之禍不去此物國勢無自而張邊備無自而立
 賢才無由而見任直言無由而上聞矣老兄以為如何成
 都全不聞近報不知到何許胡邦衛痛哭之書見之否說
 病證甚危急而無甚治法但顯言西帥跋扈欲誅沈介取
 其首其機事不密乃爾可怪久不聞問念念不忘適有均
 亭便晨起手凍作字不成幾不可讀亦所以効顰耳一笑
 逐湯相陳豈非賞魏無
 知之功乎可笑可笑

魏元履

早稻既登球恤之勞計亦少緩矣但州郡以使節將臨大
 為文具所至騷然而無毫髮之補此為可慮耳今歲之事

偶然無大敗闕真出天幸若只賴有位措置則今無鄉井
 久矣此非面未易道也近日逐去洪邁稍快公論得劉澂
 父書云邂逅汪養源丈聞益州已出峽非晚到玉山矣上
 以其留行討賊始甚知之不知到闕相見又如何也此事
 繫消長非人力所及無咎得此邦初聞甚以為喜聞邦人
 亦深自幸既而聞之乃不疾而速之人其殆禍吾州乎又
 非徐老之比也芮漕通書否不相怪否此諸公只好閑處
 說葛藤緩急實難仗也此三五日來始無閑擾稍可近書
 冊矣老兄比復作何功夫可見教否今歲不為場屋計乎
 諸公薦賢之舉不知如何比扣芮語頗悠悠不知今已發
 奏未也

魏元履

邊報如所示乃可慮此傳聞復不然云已破虹縣靈壁兩城禽其魁帥得其積穀十餘萬斛不知孰是前日得先生書云鈇山見報亦如此所聞也史去而辛洪皆遷國論未知所定非草茅所得憂但願天意悔禍有以發悟聖心耳諫垣南榻素有直聲未聞有以大慰人望者何哉有所聞續以見示幸甚令子為學督之不敢怠但良亦費檢束耳因書更切教戒令稍尊重為佳

魏元履

共甫書與子飛去李顯忠聞殿帥之除知為奪兵罷黜之漸有尹機者說之曰今魏公銳志恢復而諸將莫敢前者姑以是自薦公必喜而見留然計其財力未能舉事是我以空言而獲實利也顯忠悅言於公如機指意公果然之

而不復計其力之未能大舉也上疏出師廷議莫以為可而上意向之不可奪詔報公即行顯忠與邵宏淵合兵入宿州宏淵欲散府庫以資將士而全軍以歸李不可遣宏淵出城措置而盡有其金帛以馬載還其家已而置酒高會官妓人子白傘一兩士卒人子錢三百軍士大怒會虜騎至城下衆莫肯戰揚言虜盛不可當且欲圖之顯忠惶遽遂走失亡七八千人七萬人出寨還者木萬餘而軍資器械盡沒是日大霧虜人不知我師之遁故無他不然幾殆然虜人冒火暑奔馳赴掠人馬踏於道者相望也入宿州後事寬甫書所報也書亦云上意猶向魏公但不知相湯公遣楊存中罷王龜

齡又何意耳平甫云家書中言初聞宿州之潰不得其由朝廷震駭疑二將降北德壽以二將皆楊舊部曲遣往招

之故有此命後者初欲論駁而亦不知所以爲他計者遂
止不知果然否邵宏淵劉寶分護淮東西不知復如何守
險之說未爲不然但不知所以爲自治之計如何耳但守
與和二字相似不知爲是說者於此能別異之否愚謂今
日之憂不在邊境正惟廟堂議論苑張黜陟乃折衝制勝
根本魏公績用不成正坐此耳呂許公謂范文正公言欲
經畧西事不如且在朝廷此言深有味老兄以爲如何

魏元履

徐嘉已罷共甫復改命三衢而朱新仲來爲泉守殊不可
曉也二小使已還魏公復出江上廿八日已行矣查元章
夔漕馬方以太府少卿參議從魏請也任元受以祕閣參
議亦必魏薦耳無咎除戶部郎張安國以掖垣兼直詞禁

王慶長闔憲想次第聞之矣但文云王瞻叔已回此又何
耶陳君此間過時無尋問處渠欲陸耐書已作數字授之
不知有効否觀其失業狼狽殊可憐恨不能有以處之耳
孟子說向嘗編集雖已終篇但苦無人商量間因人或來
問檢視之輒有不滿意處未欲傳出以誤後生也或被中
有人看此書講說有疑處令逐條抄出疑問之意便中寄
示容檢鄙論爲荅有不當處却告駁難即彼此有益若全
部寫得未必講習却無所用耳

呂子約祖檢

其向來杜門本無一事而恭兄誤使此來以爲到郡引疾
便可得去今乃不然不意德人亦時出此蘇張之計也近
復冒昧以書懇左司曾丈意其有以察此而力言之因通

家問幸啓恭兄同爲一言以助其請幸甚累書求恭兄爲
記五賢祠堂未蒙見報亦告侍次語及但得數語略記事
實爲幸仍須及早得之乘其未去刻石尤佳也豫章欲刻
精義大字版意欲令并刻老兄所增橫渠諸說此間傳錄
未及數篇專作此數字今後遣人就借得以付之爲幸彼
有教授黃君者此邦人甚向學令寫了即送來此轉寄還
不妨也

向伯元

以下伯元之孫公未家藏

衰病之餘勉強試吏遭此旱歉四顧茫然不免控告朝廷
幸亦略蒙應副目今雖似可以支吾未知來春事體又如
何此及終更亦當麥熟遺此凋瘵之民以付後人耳過蒙
稱許何以當之祇益慙懼然緣此一事心勤形瘵精力全

衰百病交攻求去未得殊無好懷也子卿一見傾倒留款
三日而行識趣議論今亦少得也聞臨江沈守留意荒政
甚悉恨未得其條目而師法之今遣此人告羅其境或恐
吏民有持閑遏之計者願得一言以解其紛是亦仁人之
惠也

向伯元

到官踰年初亦粗健自秋冬來足疾發動不免廢事經界
初不敢請適會議者及之被旨相度不敢不盡其愚而事
久不決浮議紛然遂力求去又竟不得今雖得旨而農事
已起不可復爲正當少俟秋成又未知賤跡能復幾時於
此也世路如此唯得早去乃爲幸耳劉薦論事不阿近所
未有亦恨太踈果墮語窅耳周南之策亦粗聞之然不能

如來俞之詳邪說肆行而士氣不衰此乃爲可賀者然前輩清議在下之說又爲可慮奈何

向伯元

到官半歲前月忽苦脚氣手足俱痛至今未平郡計不足循例措畫無非殃民害物之事初謂經界若行欺隱自露則可以供歲費而罷去諸色無名之賦今乃聞有陰沮之者至今未有成命次第且中輟矣在此既無所爲衰病復爾交攻鬱鬱度日殊無聊賴已上歸田之奏矣未知進止如何萬一未遂須再請也

向伯元

某之賤體自四月初感風濕之氣足疾發動一臥兩月曩至危殆亟上告休之請近聞未得可報今雖未死然衰頹

日甚自度不能復有補於縣官勢須再請耳辭職亦竟未允當并力懇廢必遂也時論一變非復意慮所及忠賢奔播幾於空國而無君子矣呂子約經由曾進謁否江陵近收書否章茂獻聞欲徙居城中必時相見子卿想歸久矣揚丈書已領不知其已趨召否今日之事凡曾在趙子直處與一呷湯水者都開口不得只有此老尚可極言以冀主之一悟不知其有意否已作書力勸之萬一肯出經由更望一言此宗社生靈之計非小故也

林井伯

成季言以下井伯之外孫方之泰家藏刊帖

餘干久不得書日月愈遠令人傷歎山谷語云歸來兮道迤西江波浪何時平真可以泣鬼神也

林井伯

某向來一出略無補報罷逐而歸祇以自愧還家初亦粗
遣至此夏初痼疾復動遂大狼狽意必不全亟遣告老人
行已五六十日尚未有瘳分然病軀却幸少蘇未知竟何
如也餘干屢得書慰之甚安亦殊不易擇之昨日自彼歸
過此尤能道其曲折始者風波甚可駭愕今却少定不知
事且止於此耶或更未已也相看狼狽不能仰首一鳴深
負憂愧子約一舉却甚奇特令人歎服也

林井伯

衡陽之報令人悲痛所幸便蒙歸骨之恩今當次第在道
矣前日走寒泉與韜仲父子聚哭之極不能爲懷也既無
廷試從者歸期想亦不遠莫須更爲過餘干否子欽後來
相見否幾道亦當赴部今或已到必相見也某詞穢得請

私義粗安若命懸危厨則非人力所能避矣鄉樞相見有
何言句耶因遣人上謝表附此草草

方耕道未

某來此已八閱月自覺得不成行止亦不成政事徒然坐
食俸祿使人慚愧然累求去不獲近又再請未知如何來
諭云云極感忠愛然此意已决雖欲自強而不能又安能
承命而改轍耶其曲折之詳已具南軒書中此不能多及
想燕談之際當必及之耳皇甫路分意趣極不易得想同
僚必相好也

陳子真

莆陽方楷家藏

休致文字已申本郡尚未得保明申發萬一更有遲疑即
不免徑申省陳乞矣此來論議似稍寧息未知竟如何正

恐不削者以耳衛公計時相見聞欲徒居盤澗若不得去相近也開正晴暖欲挈舟南下又憚經由富沙不免見諸人一番露頭面可厭更俟計度若幸無疾病即當扶曳冒昧一行思欲見石佛懸泉之勝也

劉德脩

光祖

以下後漢之曾孫曾元家藏

欽聞德義有年於此中間入都雖嘗蒙在顧然稠人中不暇交一語至今為恨如未始得見顏色也前年竊聞進登言路有識相慶繼讀邸狀又得所上章疏分別邪正明白剴切三復懍然為之汗下蓋又莫有以此警歎吾君之側者矣然於是時竊已深為執事者憂之顧前此未嘗得通聲問無從效其區區且又意其駭機之發近在旦暮雖欲言之亦已無及然猶懷不能已竊竊私為同志一二君

子道之蓋不唯欲以少效慕用之誠亦冀轉以聞於左右而求所以善其後也曾未幾時果聞去國時在臨漳無可與話此心者無居深念撫几浩歎而已嗚呼此豈吾人一身之休戚而造物者之意乃不可測知如此哉茲承不鄙遠貽教墨所以撫存之意甚厚自視卑薄何以克堪因便布謝適有土木之擾言不盡意伏紙增跋

劉德脩

今春既辭桂林之役幸復續食祠廩而自夏初一病迄今未愈中間幾致委頓者數矣幸而獲免然今餘息奄奄未能復常呻吟少間謾讀舊書姑以恩遺老耳不足為左右道也昨聞諸公於門下數有裏言而群賢亦有彙進之勢作鎮夔門是為東來之兆而問者所聞乃若小異雖賢

者所居而安無適不樂然當典戎餘方之任以蕃衛王室
為心亦豈能恣然於今日之事乎相望數千里無由一見
傾倒此心引領鄉風浩歎而已

某所為大學論盡說近有為刻板南康者後頗復有所刊
正今內一通暇日一觀為訂其謬并以質於東溪翁因風
見教千萬幸也

劉德脩

相望數千里既無會面之期而聲問亦不得數往來每懷
道義馳想亡已不甞比來為况果何如統內軍民計自寧
謐但前此時事傳聞多端想不能不深根本之慮今雖小
定然諸公書來似已便謂無事未知果便無事否耳所幸
仁賢萃集未至空虛朋來彙征猶有可望如門下者恐終

不得辭此責也某多難餘生近日復有率婦之戚長沙除
目未之敢承其間盖有小小曲折非敢決然忘此世也因
風寓音不究懷抱伏然恨恨

鄉人江泰分教大府得親誨範甚以自幸其人明敏有志
於善嘗為邑宰以平易惻怛甚得民和不幸遭讒遂至罷
免竊意高明當自有以察之收拾教誨亦或可以備使令
也

劉德脩

某衰晚廢學守藩亡狀忽蒙收召已不知所以然旋被除
書尤非所據力辭未獲冒昧以來則承門下到闕已久且
拜蠕坳之命矣正人得路羣議交慶此不待說而委也區
區只一兩日便當入門對罷方得修敬諸容面叙以罄鄙

懷

劉德脩

生平慕用昨幸爲僚荷相與傾倒之深蓋同世道之憂而非爾汝之私情也別去恰一月矣每懷德義鄉往不忘某扶曳驅馳幸已稅駕道間忽拜江陵之命罪疾如此豈堪復出不免上奏力辭計必可得自此杜門當日有趣但恨虛辱招延無所裨補猶不能忘懷於吾君進學之淺深也因人往記目盲愈甚不能多及正遠唯冀以時珍衛勿忘致若行道之本懷緝熙光明以扶廟社區區至懇

老先生必且宿留後便拜狀子壽千里茂獻想時相會前幅之云僕於二三公亦不能無后望幸密爲言之勿以語他人也遠近人材必更有可與共贊王業者不知爲誰亦

望并見告也文叔行後時得書否北關之集風流雲散甚可歎也

劉德脩

忽聞去國深爲悵然蓋有識之士無不同此歎息而昨日機仲經由相與仰德尤不能忘懷也今日之勢政使群賢悉力交輔猶懼不濟顧乃爲是以速之耶不審能便歸蜀耶或且宿留江湖間耶即今已到何許也某前日始拜祠命不免復辭近職小贖前日失職之罪耳因便寓此托季章致之目昏不能多作字要亦無可言者但祝眠食之間千萬自愛耳天若柝宋彼將如何哉

東溪先生又欲寓書今復未暇附此致瞻仰意文叔即中前途必相見亦告爲道鄙懷也集賢益孤勢難復久然亦

有以自取也

劉德脩

兩辱惠書承且暫寓京口諸况便安足以爲慰但比來時
大變殊駭聽聞流竄於逐下及韋布近年以來所未有
也國事至此是豈細故而身遠病衰不能一言以悟主聽
愧恨悲痛不知所言伏惟執事愛君憂國當同此懷也比
日不審台候似神相正直起居當益輕健也某前月之
初約機仲會於一山寺中爲兩日之款時未有近日事
也然已不勝憂歎懷抱抑鬱又感風濕歸來舊疾發動證
候輕於往時而氣體積衰遂不能當藥未有効而傳聞愈
甚病勢遂進不可支吾今雖未死然必無復全理已上告
老之章只從本州保明別無陳乞文字次第諸公見之意

其已死必遂其請也因定叟有人在此得附此書臂痛不
能作字口占亦覺氣乏不得盡所欲言自度此生決無再
見之期千萬爲天下國家厚自愛重乃所深望東溪先生
體候何如得季章書聞亦不快深以爲念文叔已別附書
欲作傳之數字而建康人留此已久不能復俟異時相見
幸爲深道此意也

劉德脩

昨大病中奉狀告訣今未成行且復宿留亦可笑也然病
亦氣衰終難扶持未知復有後會之期否耳單守人還奉
告之辱乃聞賢兄東溪先生遽啓手足而令女亦不起疾
爲之怛然此在德門固爲不淑然前輩淪沒使一方學者
失所依歸所繫尤不細也區區鄉慕之文去冬尚幸一見

雖不及欵承教約然亦足以粗慰平生矣迦峽定在何日
相望益遠非獨吾黨無以慰離索之懷未知世事終何所
底止耳病中瘞發狂疾欲舒憤懣一訴穹蒼既復自疑因
以易筮之得遯之家人爲遯尾好遯之占遂亟焚棗齧舌
然曾中猶勃勃不能已也餘干數日前得書處之甚適亦
甚不易只去歲忙亂中得其書字畫言語皆晏然如平日
固已服其有定力矣相恩禮一新李章超遷甚美論功
第賞固自有次序耶正則請祠竟如何相見煩爲致鄙意
此兩日來右臂方能屈伸未暇奉記也向見焦山瘞鶴銘
側有謫丹楊工曹掾王瓚題詩詩詞甚佳字亦絕類鶴銘
疑出一手瓚字已闕但据趙德夫金石錄云爾而文選詩
中亦有此人名姓不知便是一人否然詩

疑耳近年乃絕不見不知今尚存否暇日試爲訪之屬正
則摹數本寄及爲幸某挂冠之請人尚未還而小報已不
允勢須再請但得冷撰舊秩亦可以已矣不敢必其悉從
也定叟人來因得寓此殘暑未衰萬萬以時自重不浸近
而愈疏臨風惘惘

王瓚詩首句云江外水不凍今年寒復遲者是也或正則
已得請卽以屬陳安行可也

劉德脩

昨聞當有房陵之役蓋嘗因便拜狀不審得達几下否但
一向不聞聲問馳仰不自勝耳不審比日台候何似竊惟
以道自勝無適不安神相忠賢起居萬福某衰晚疾病去
秋以來足弱氣痞遂爲廢人然而罪戾至深幾亦不能自

脫茲幸告休得請人謂庶幾少安自料則亦未敢保也東方事宜計悉聞之子壽近亦通書自云頗安然士友見之多云亦覺衰瘁也從之遂爲古人尤足傷歎于越得書寄示涪刺亦能道示衆語不審比來開中何以可日老來始覺讀書有味所恨來日無多尤陰真可惜也建昌陳剛正已舊見呂伯恭稱之實奇士也不知曾相識否因其便人寓以此書所欲言者非幅紙可旣聞房州山水自佳向見張巨山集說有微王岷乃微廬之微不知有傳記可考否因風幸筆示聊爲廣異聞耳文叔李章想時通問馮校書極佳士遽爾殂歟深可惜也

劉德脩

某自去冬得氣痛足弱之疾涉春以來益以筋攣不能轉

動懸車年及不敢自草奏又懶作群公書只從州府申乞騰上乃無人肯爲作保官者近方得黃仲本投名入社亦不知州郡意如何萬一未遂即不免徑自申省矣機穽冥茫不容顧避姑亦聽之而已去歲數月之間朋舊凋落類足關於時運氣脉之盛衰下至布衣之士亦不能免令人愴恨無復生意然此豈人力之所能爲也哉

劉德脩

某屏處如昨近以鄉邑不靜挈家入城擾擾踰月今且歸矣間讀邸報幸復聯名而賤迹區區乃先衆賢爲不稱耳側聽久之未有行遣勢不能免姑靜以俟之耳度君周鄉來訪志趣不凡知嘗出入門墻固應如此雖已不敢隱其固陋然磨礱浸潤之功尚不能無望於終教之也

劉德脩

張子真轉致去冬十一月十一日所惠書乃聞涂中患難
曲折爲之大息吾人運數如此向來乃欲妄意以扶顛持
危爲已任豈不誤哉比日伏想稅駕里門休息神觀久矣
某辭職終年幸蒙聽許而諸人睥睨其勢愈急前日正則
之疏已行且文必當次及矣餘干竟以樞還卜以此十日
葬矣寃哉痛哉聞有爲之賦詩摹印揭之都市而匿其名
者不知亦傳到蜀中否得其子壻書云道間渴甚誤服涼
劑遂不能食又感風寒遂至大故臨行亦甚了了然向更
不死今必已度嶺矣前日聞訃因就其壻家哭之聞要路
已有切齒者亦且得行止分明也

傳之云亡深可傷歎文叔竟成之郡否平父比亦得書去

住無策甚可念也季章得書每以丐外爲言而未有聞恐
是求之不力如王興之雷孝友亦何嘗有人苦留之耶

梅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一

候官縣儒學訓導劉簪校

晦庵先生朱公文別集卷第二
書時事出處

李端甫

以下見蔡文軒所刊慶元書帖

聞小豸既逐零陵即將次及亦欲置之叛逆之科不知如何又却中輟不免命也臧氏其如予何

劉季章

近日樓大防又已行遣一時流輩芟夷略盡其勢必從頭別尋題目整頓一番聞鄴日湖南所按吏有訴寃於朝者已下本路體量改正次第首見及矣

黃直卿

外間洵洵未已樓大防亦不免聞林采訴寃於朝已下本路究實先所委官見其案牘駭異不敢下筆已改送他官

如其所請比諸人擗剥已盡或須作話頭來相料理老朽
寧復計此一聽諸天而已

祝汝玉

某罪戾所積又知不免不謂尚爾推遷以至今日孤豚之
蹤初亦何足言願乃重貽有識之憂四方朋遊蓋皆有謝
絕生徒之誨然鄙性於此却有所不安姑復任之若禍害
之來未遽止此計亦非闔門塞竇所能避也李通徒步上
道令人愧嘆昨日又聞有毀鄉校以還僧坊之請事亦施
行彼巍然當坐者豈亦不謝客而遭此耶可付一大笑也

劉公度

承書聞為况之適足以為耐患難如此乃是玉汝於成切
宜強自振拔勿令頽墮為佳向來長沙時已覺意思不似

南康時後來尤覺不長進今已議親為誰氏此尤不
謹李通聲問殊不佳而其家未得油其季子沉字仲在
侍旁不知何故不命之如所傳今已兩月矣交游四十
年於學無所不講所賴以祛蒙蔽者為多不謂晚年乃以
無狀之迹株連及禍遂至於此聞之痛恨不知涕泗之流
落也

蔡季通

時論如此未見陽復之驗自劾之章又復不効然聞論者
頗喧勢必不免然命已下又不容不盡所懷見此草奏旦
夕發行即束裝俟譴矣黨錮傳何必讀行且親見之矣
某聞以臺察文字已有褫職罷祠之命祠祿恰滿餘未被
受亦未見章疏云何儲行之書來說渠亦遭章說移學切

恐亦不能不被及賢者亦可笑也

昨日歸來意緒不佳幾成大病向晚擁衾附火幸得少定
方念未聞經夕動靜忽辱手示忻慰律準已領圖志先納
上諸書及藥容來晚上去回納次此間書冊在書几者一
哥必知次第恐或要用即就請幸預戒之也里中恐有留
委幸見喻既欲歸長沙想只取劉原路初欲先走莒口奉
別今只宿市中以俟發程矣

彼中風土氣候果如何地主既鄉曲想必有以相處居止
亦便安否乍到未甚定疊亦是常事少須當自安帖矣一
哥前日到此云尊嫂曾少不安亦只是舊疾尋亦向安矣
居晦來日就道某季子挈婦來歸不免小冗漫附數字所
欲扣者非速書所能致所可言者亦不暇究悉也唯千萬

自愛為禱居晦適相別因語之云賤迹不可知若得在嶺
右當得託餘庇此非戲語已十分作此準擬矣景建詩甚
佳頗鄙拙不足當耳書中甚知敬服後生亦不易得似此
會得人說話者也向曾說區淳者否似只是全道間人可
試物色收拾之也知舊相勸杜門謝客者多鄙性不耐如
此又已作如此斷置固不復能顧慮也居晦必有回便幸
子細作報章欲詳知彼中動息也

章茂獻

韻

先生之孫主簿

家藏

所需廟議以乏人使令兩日方寫得了適有長沙便兵却
託虞推轉致幸視至但再讀之頗覺當時匆匆詞不足以
達意不能無遺恨耳

某拜鑄罷之命罪大責輕唯知感戴尚復何說第恨註誤

旁人及遭重貶耳

劉智夫崇之 先生之曾孫市轄潘家藏刊帖

某方辭命召遽被恩除控免踰月未聞賜報益重憂恐來書縷縷備悉至意區區本懷亦豈愬然於此世但恐陰盛陽微未容措手而已墮機穽耳反復諄諭蓋已慮之袁丈前日相見於大湖恨其發之太輕反爲群狂之助也以近事一二參較已是什八九分不可復出但所遣人未還未知端的耳

劉智夫

某前月望日遣人入都至今未還必是值祥祭一番禮數未得將上不知竟可得請否耳 間邸報遲緩近亦殊無異聞但編類奏劄一事恐有深意不知出於何人或恐偶

然妄發未必思慮到此亦不可知耳聞近到城中恐有所聞幸子細喻及也機仲相見必款或云集賢曾於榻前及前日事如此恐須得一州郡但不知所傳端的否耳周貴卿來相訪云當赴省無力可辦行計其不能如之何因其歸謾附此恐鄉里或前路有可周旋處得與留念幸甚

劉智夫

新除未厭士友之望然以足以優游除爲請外之計但有江湖佳闕不可蹉過耳不然則自此一向直前捐身爲國亦無不可但恐未得當此地矣做得未甚有益則又不若初計平平之爲善耳某懇辭未獲不取固必但欲換得一小小軍壘或謀議官之屬爲三徑資不知諸公能許之否聞長沙頗費力得免幸也

劉智夫

某竝聞時事曲折差慰人意最是北內康復尤爲莫大之慶宗社幸甚某再辭不獲無可柰何只得勉強一行但心力短耗目昏尤甚未知果能勝此重寄否耳

劉智夫

某扶病此來已交郡事破壞空乏不可支吾皆未暇言而癯不恤緯之憂有不勝言者柰何柰何版築之計直當罷休但陶甓之費已六七萬散積曠野之中若不收拾結抹則此皆爲棄物矣正自未有處也

劉智夫

某涕泣再拜恭聞十至尊壽皇聖帝奄棄萬方痛纏普率况以孤賤蒙被恩私悲痛崩摧豈勝號訴想在朝之久尤

當同此情也此來物情事勢復如何入還千萬悉以所聞見告濫叨藩守不能有以臣衛王室求負臣子之責爲萬世之罪人矣

劉智夫

某衰晚閑踈守藩亡狀已不堪收召之恩矣忽於道間又被除目超躡殊甚豈所敢當已上免章却於上饒俟命若便得請即自彼而歸亦不難也

劉智夫

再詞未允勢須一行已入文字乞許且以舊官入對面辭新命矣若得收授次等講官使得救其尺寸亦萬幸也但事體已如此捧土以塞孟津恐未必能有益耳

劉智夫

某二十日已到家疲倦雖劇然溪山之樂足以自慰精舍
功夫漸見次第遠方朋友亦已漸有來者江陵勢必難赴
今遣人上奏懇辭計必得之或別有行遣亦且得免作帥
也機仲竟不免不知何自而發卒章所論江陵暴政則將
軍都即屬耳燕王何自知之耶近事大者都無所聞徒宮
祧廟改服諸議後竟如何皆幸詳報長沙廟額已得之否
趙主事如何渠更旬月須復往且得少須勿令觸罷為幸
吳彭二文學到都吳已年及只可得祠祿已託平父語南
強早發遣之并頌道及尤幸聞又須關儀曹亦已為作季
路書亦告為督之士老而貧尤可念也

劉智夫

近報所見至臘月六日矣未聞所喻之說但仲本書亦云

然殊不可曉泰亨之世庸瑣自當處外顧乃為此則其為
慮亦過矣且使人如何可受邪小報沙世堅自請於朝得
僧牒以治邊防今具支遣之數申省如此則帥復安用此
等事若整頓看便成痕迹只得力辭耳鄭溥之遣人來亦
有近事未有異於前日之歎豈惟不異正恐有不如矣

劉智夫

都下久不得書但聞未御常朝臣子之心殊不自安耳蜀
相之召想已聞之不知何意也廷老歸塗必相見所慮大
槩不相遠也身在遠外無從效尺寸但知勉脩在我敬俟
天命耳

劉智夫

得子幼書聞已御延和非久當出視外朝也又云揆亦久

以小事積累忤意近有隨龍 姓名人宇楚者差除遂致
不安中間有接匿各於省中專斥之復有客自王信州處
來云聞已出六和復入居僧坊不知此數日又如何也境
外傳聞亦不一識者憂之不知果如何耳得書却殊不及
昨來除命中曲折也此既不是為時勢重輕而衰晚且得
休息亦良幸爾

劉智夫

郭文得上饒附來書昨日荅之略言泉相舉措雖不無可
議然其向正之意亦多或當言路不可令以罪去不知渠
以為如何縱未必盡以為然亦須以減分數也渠却云因
從官夜對及臺諫之去國者故特問之然不問孫劉而獨
問此恐亦不能無說也

劉智夫

所喻行止之計誠為難處且看所遣人還消息如何若勇
猛直前便以頭目腦髓布施亦無不可也邑中之事不知
所聞如何其人見事明快頗分曲直不樂者眾恐傳聞或
過當然亦不能無少失要之善良自安強猾者不便耳

劉智夫

近報相君已參告復給朝假馬會叔竟以林和叔文字除
職守潤却召趙德老為版曹而趙俊臣移溫陵恐顏當改
除或得祠也林擇之書云天官此一二宣對言語頗契合
而得其書與其婿書乃皆有丐外之意不知何也前日以
書勸其勿深論細事如合法之類得報殊不謂然方欲再
論甚力其不知務如此亦可怪耳

劉智夫

疏近方見之昨日見張宰云大坡親戚過者能由發女報復而然遂使前日之言不幸而偶中此紛紛又未知所底止也

劉智夫

時事後來復如何竟已清明堅定否諸公似欲便以無事處之何慮之淺乘此正當力爲久遠計耳諸公誰爲可告語者想已不憚力言之也

劉智夫

外間諸傳聞虛實相半要是大勢已定其間小小變動彼其斟酌分數蓋不草草政未足爲吾道欣戚也

劉智夫

祠請度未必遂見元善說建議之人雖有睥睨之意而集議者僉不謂然或者又謂劉公碩年於狀中塗去數字其人雖甚不樂而不能止今又從官計且迤邐矣其中聞亦甚杌隉此數日却無所聞然後生可畏各欲奮其才力以赴事功麋鹿雖走山林其命固亦有所懸矣如復從之不能預以爲慮也陳彭楊頃竟又不免于直數日前得書方引孔子微服事見教今乃懸鶉百結而不能自免亦可笑也里中今歲艱食一番紛擾今猶未定想諸人自能報去矣所幸早稻極佳公私亦多方採恤或可不至狼狽杜門待盡且願如此它皆有所不暇問也

劉智夫

湖湘聞亦得中熟諸事想不至甚費力然今時勢如此亦

豈吾人展布四體之秋耶官閑讀書益進德業所可勉者
惟在此耳一路官吏向在任不久不能遍知所知者略已
舉之矣但零陵丞彭銓者子壽之姪人多稱之深以不及
爲恨耳潭幕支使王黎善化令張維寧鄉簿劉正學皆有
才可使今嘗薦之長沙丞管姓者志其亦可使善化尉吾
姓浦城人者脩學斷事亦可觀未及薦也潘叔昌在全州
老矣方用得闕陞狀亦嘗薦之方謀率諸司列言之而未
及近聞林和叔舉自代舉主無氣恐未必可賴今將滿矣
甚可念也李衡陽亦甚佳近見諸司薦之不知已滿未也
其代者即趙希漢却有才但當裁其過甚耳諸郡惟武岡
是嫌弟明敏有素政必可觀亦幸答之勿以厥弟爲累也
廷老法應相避何以處之渠爲作相西精舍已成恐有合

求助處幸留意也元善益之德夫相繼罷逐搜羅抉剔無
遺力矣吾徒皆不可保道學文字鈎連隅落如武伏營壘
非華宗浪戰之比也辭職告老再上未報今必已有處分
勢須鑄職罷祠但恐向上更有行遣耳山谷說吳畫佛入
一可發

劉智夫

邑中數日爭戰報復洵未定而罷書已至絕不見却報
所喻文字得城中相識書云有之雖未見全文然意其必
借此美名以行私意也德夫之說以此所聞參之亦有此
理然殊非所望於蕭傳亦可歎息耳南昌昨聞已移汪宣
城而沈維祖者代之今此副樞之傳又何謂耶然則三山
果誰得之金陵聞尚前却未定計未必能力辭也叔通事

竟不得所起或云即向來起事之人又云嘗入城遊說不效而歸不知果然否也

劉智夫

鄉里一番荒擾今方小定又苦雷風慮損秋稼嗣歲尚可慮想治下當不至此聞衢信亦自寬裕不知何獨困我里也

劉智夫

忽聞季通聲問殊惡令人傷但不能為懷聞彥中居晦正之諸人皆已薄周之恐不能給歸塗之費不知能為作江西湖南兩趙漕書否其它公路有可囑者并丐垂念乃幸之甚

劉智夫

適報機仲諸人檢舉奉祠宋臣得竟陵而復繳罷張巖復入臺想皆已見之不知其間一二曲折果何謂也除目未頒然想已有定議且晚當有聞也仲本得書否計自此未必遲敢越竟而東也

劉智夫

某前日走後山聞季通之柩已過翠嵐遂過彼哭之悲不能自勝然人生會如此亦將不暇悲彼而自悲矣昨夕方歸疲憊殊甚外事未有所聞但歲儉可憂所至皆然崇安山間有絕收處細民不易可憐也嘗以書語機仲令達此意於有位大蒙痛詆以為所損未見分數公私莫以為慮不當遽言又謂今夏緣官司勸喻糶米致上戶發糶不得無以自存緩急之際官司自有常平義倉之積足以為備

不當求細民之譽歛上戶之怨此皆其來語如上戶無不謂賢者亦爲此言他尚何望耶

劉智夫

季通之傳浸密而其家問竟不至不知何故如此必是遣人在道阻滯也諸書荷留念但歸期恐亦難料蓋所屬官司有檐負未必容其自便耳

劉智夫

近報荷垂示比得機仲書今錄呈但邑中不逞又作詭名訴儲宰遷學於儀曹叔通亦爲所指邑宰乃不敢喚上詞人供對數日擾擾未知作何出場大抵所訴無一詞之實詞人乃學長卓定等彼固非學長然亦未嘗出門也然官生無一人敢正其妄者可歎可歎

與長兒書

吾昨日過遂昌今日方深追遠之痛忽得汝書知與婦子俱安稍寬吾意吾昨日方被進職之命今日遣入下辭免文字江西指揮至今未到已據部吏狀揭榜謝絕詞訴便作閑人調度矣但印記尚在身未得十分蕭散只候命下便發遣回去台越之事不足深怪吾平生爲學不得力只是先辦得此一着如今衆人扼腕時節吾心却是閒暇君恩民病雖不敢忘然亦有時節固非伯寮臧倉之所能爲也陳了翁說人當自試以觀已之力量今日真試一過矣叔昌得書却似未悉此意也吾已約手約來玉山相聚不知渠能來否渠書中說汪潘康葉諸公相問訊欲相見答書時兀甚忘記謝之可寫報子約煩致意或能同來尤幸

吾又欲一見潘丈及叔昌不敢坐邀汝可為稟看能來即
又大幸也高劉二君亦為致意想便來相聚矣不及別書
也汝想未能來且省出入彼人凶猾吾甚為汝憂之切宜
深自防也渠豈能改過不可錯準擬只當益加戒心耳至
祝至祝吾後七日可過衢州城外重九日次第可到界上
住三日諸公若成來固幸若不成亦可早遣一介相報也
林擇之用中文公之曾孫潘家藏錄稟

古田亦小荒窘今年到處如此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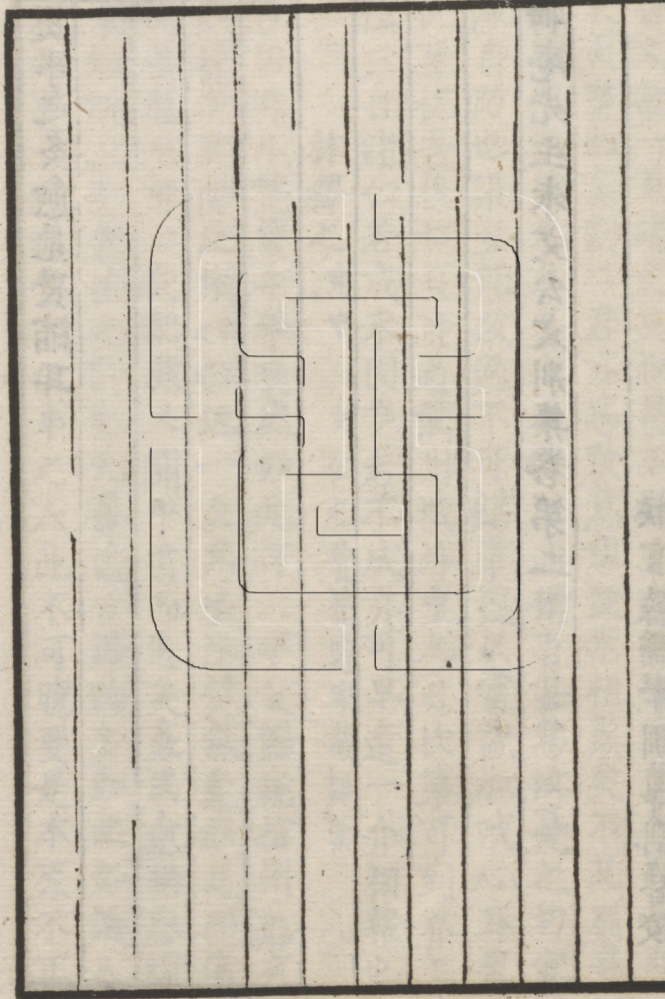
平父歸說信州恐有

剽掠者建陽江墩即武近一夕為盜所焚氣象如此而浦

城渠魁州府止從配隸又聞中道而逸矣姦民愈無忌憚
未知所以為善後之計也元履近日議論多如此如論人
材尤要一種穩當不任事之人此不可曉要是本原不正
更事之多愈見畏縮耳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二

候官縣儒學訓導劉簪校



晦庵先生朱公文別集卷第三

書

胡籍溪先生

以下胡德方家藏

昨日節略禮儀尚有二節可疑敢以求教書儀中云婿揖婦降自西階至婦轎所立舉簾以俟前日見先生云古入用車不可升階乃就階下置車故有降自西階之禮今既用轎予不知只就廳上否如此則婦先入轎然後降自西階以出矣又婦既入婿之家婿導婦以入不見有舉蒙首之禮未知今如何乞批以見教

文叔

婦既用轎予則只就廳上婿却須就廳前上馬舉蒙首之禮温公不說少間檢伊川集續報去也

舉蒙首之禮適檢伊川集有之乃未就坐飲食時行之今
想已不及矣

程沙隨可久 迥 以下沙隨之孫仲熊家藏

示及古韵通式簡約通貫警發爲多四聲互用無可疑者
但切響二字不審義例如何幸望詳賜指喻又其間如積
劭植圃淺昧晰七字恐令入四聲互用例中不知何故却
入此門亦乞見教願之爲極十之爲謀似亦是四聲例也
近因推考見吳才老功夫儘多但亦有未盡處况考古書
及今方言此類蓋不勝舉也詩說見此抄寫未畢畢即拜
呈求教矣聞人文頃年見之三山扣以詩中數事甚蒙知
獎但恨不得欸盡其說耳幽詩之說則恐未然蓋破斧以
後諸詩未必是周大夫刺朝廷之詩此自小序之誤耳它

日繆說得徹尊聽當爲印證其可而掎擊其不然乃所願
也所喻詩論十篇便中幸早見教爲望汀鹽之弊已極手
直之策未爲不然橫爲諸司所排使不得伸一方之民可
謂重不幸矣晦伯書來所欲更張者尤廣觀此事勢如何
行得近聞諸司於舊法中焮落一二小小糜費便謂可革
宿弊以一盃水救一車薪之火無以異於小兒之戲論甚
可笑也孝經妄意所疑不謂汪丈亦有此說近亦條具數
處并俟後便拜呈也四營成易正爲易字即是變字故其
下文便以十有八變承之再扞後掛即所謂再揲三揲者
是又一四營也凡爲四營者三乃成一爻爲四營者十八
乃爲一卦此以積數文義求之皆無所礙不審尊意以爲
如何也月椿條對亦乞願指錄以見教此事從來只是得

於耳學竟未知其端的也廣西鹽法近得詹丈書極以為
便亦錄得中間解折范容州劄子畫一來而自彼來者無
不以州郡窘乏為言不知的是如何地遠難遙度傳聞亦
難盡信大抵近世作事利民者常苦於掣肘而不得行其
為民害者則因循苟且上下尊守以為不可易設使便有
姚元崇真有濟世之術亦未必得如其意此可歎也又蒙
別帑垂喻俞廣文立二公祠之意使為記文尤荷不鄙但
此事今日老夫在彼晚學小生豈當僭取而妄為之此決
不敢承命若廣文有請於門下它日文成區區得以題額
附名左方亦云幸矣幸達此意於廣文敬泚筆以俟命也
前浦城主簿任希夷經由請見幸與其進而教誨之其人
有志於學守官不苟王潛亦令去請教也

程可久

附子為近世通用常藥它人服之未見其熟老夫乃獨覺
其偏有所助致生它疾此見平時所養之厚而所謂無妄
之藥者真不可試之驗也二賢祠記前書已拜稟矣豈有
大師在是而晚生小子敢肆妄言於其側者乎况陳公平
生只得一見若汪公則老夫游從之久後分之深又非小
生之比恐不得而辭也因便寓此偶數日禱雨倦甚又積
書問煩多未暇罄所欲言

向蒙喻及詩論前書拜請幸早寄示謬說已寫就然尚有
誤字旦夕校畢拜呈以求教誨也易中七八九六之數何
自而起說者雖衆終未甚安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州縣祈
水旱政和新禮所不載而通典開元禮尚有可依放者唯

鄉村所傳全無可據苟且從俗於心有未安者亦幸有以教之也

鄭尚書惠叔僑 見莆陽所刊稽古錄後

匆匆去國深荷眷存既行之後又知榻前開陳之力固知高明非私於某者然不能不以爲媿也區區舟行冒寒阻風昨夕始到上衢更一二日始遂南未病軀幸可支吾皆餘苑之及也鄉在長沙嘗得溫公稽古錄正本別爲刊刻殊勝今越中本欲俟成書奏御未竟而來又欲面奏行下取索則又未及而去每念此書溫公所以願忠君父之志更歷三朝然後成就其論人君之德有三而材有五者尤爲懇切不可不使聖主聞之不知可以一言及之行下本州取索投進否然不必及其姓名恐罪累之跡延及先賢

反致忠言不得聞達也聞中司已兼讀官幸更與議之同君舉子壽諸公共白之也

程允夫洵 以下洪正學刊允夫家藏帖

先集無人寫得亦多是應用文字非吾第今日問學所急故不送前書已詳言何不見悉耶墓刻不敢忘幸且少寬之譙傳非病翁所作乃原仲致中一丈見之其說亦有病非學問正脉也遺書中李端伯劉質夫所錄極精可熟味之便見學問正當用力處矣

程允夫

某重念先世南來八人度嶺今無一人在者而老人暮年窮約以不肖子與世不諧之故憂窘萬狀無一日舒泰遂以至此尤重不孝之罪每一念至此心肝如抽裂也

某家中自先人以來不用浮屠法今謹用但卜地未能免俗然亦只求一平穩處尚未有定論計不出今冬也
所喻立戶事無不可但先人已立戶某又自立一戶恐於理未安更詳度示喻

程允夫

示喻爲學之意此正克己功夫所當用力然猶是至粗淺處若不痛加懲窒非惟無以仰窺聖賢閭域恐亦無以自立於州里之間矣此甚可懼不可視爲常事而緩於檢制也上蔡之言警切至到真當朝夕提撕然論其細微則區區所愧亦已多矣尚何以爲賢者觀省之助乎今當彼此各致其功庶異時相見無所愧於今日之言耳觀書或有所疑因便疏示閒時寫得便可旋寄德和處此中特有便

人往還也所論向來解紛之意固是如此然亦平日持己不嚴故擇交不審而責善之道又有所不至故其末流之弊至於如此此當深自悔責而速改之詳味來辭似未有此意恐更當反復鄙言毋以前說自恕也所要文字正冗未暇致思齋銘亦已忘記又無草本要不必爾但得識之於心而見諸行事則爲有以發於愚言矣桐閣二記皆不成文字但欲畧見此義理故不得而辭來喻之云非所望於親友間也近思已成尚未寄到到即附去中庸無入寫得只有一本不敢遠寄且亦未定不欲廣傳也定性書解在別帙亦勿示人爲佳雲谷記已寫寄李文矣

程欽國

後更字允夫
家藏帖

以下新安汪逢龍刊允夫

往年誤發作文近年頗覺非力所及遂已罷去不復留情

其間頗覺省事講學近見延平李先生始略窺門戶而疾病乘之未知終得從事於斯否耳大槩此事以涵養本原爲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向來泛濫出入無所適從名爲學問而實何有亦可笑耳示喻蘇程之學愚意二家之說不可同日而語黃門議論所守僅賢其兄以爲顏子以來一人而已恐未必然頃因讀孟子見其所說到緊要處便差了養氣一章尤無倫理觀此想淵源來歷不甚深也正蒙建陽舊有本近來文不曾見俟病少間當爲尋問也然此書精深難窺測要其本原則不出六經語孟且熟讀語孟以程門諸公之說求之涵泳其間當自有得然後此等文字可循次而及方見好處如今不須雜博却不濟事無收拾也若果於此有味則世間一種無緊要文字皆是

妄言綺語自無功夫看得矣近集諸公孟子說爲一書已就藁又爲詩集傳方了國風小雅二書皆頗可觀或有益於初學恨不令吾弟見之又恨相去稍遠不能得吾弟來相助成之也

程允夫

表叔基刺不敢忘重煩督趣愧恐然此尚有少曲折異特得面論而後下手乃爲穩當先集亦難於出之正亦有所疑耳吾弟近所爲詩文有可寄示者否某向到湘中語甚多然皆草率不足觀謾令大兒寫拜魏公墓一篇去此等閑言語正使絕出亦何所用况又不能佳乎然姑以寄意焉可耳

程允夫

觀志觀行此章上蔡謝先生言之最詳盡大抵聖人本意
 只論孝子之心耳至於事有不得不改者又出於不得已
 非其心本然也此義亦通上下而言不必專指人君也
 天命之謂性則通天下一性耳何相近之有言相近者是
 指氣質之性而言孟子所謂犬牛人性之殊者亦指此而
 言也

自聖人言之忠恕即道也曾子之言是也自學者言之則
 由忠恕可以至道也子思之言是也二先生及上蔡論此
 詳矣宜深體味之不可只恁麼說過

浩然之氣大剛直當從伊川之說更宜深思必有事焉
 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此固是下功夫處然於此須識得
 箇本體始得明道舉鳶飛魚躍活潑潑地以為與此意同

須要識得方有下功夫處不然才着意便是正才不着意
 便是忘無有是處

聖人之於天道詳來問似看此章大意未分明摘句理會
 宜其不通

心往一段語皆有病心固未嘗亡但人舍之則有時而不
 自見耳所謂道心惟微者此也

程允夫

聞以職事忤上官暫移他局不知所爭何事若所當爭乃
 見所守此外榮辱不足道也昨設聞劉智夫得江西倉臺
 即以書道吾第及一二知友姓名得其書乃云雖出妄傳
 然已為轉語王南強矣計必能相知但未知新憲為誰耳
 此辭職告老皆未允而向來阜陵異議之人趙詹皆已行

遣此獨漏網有所未安已上自効之章矣上意必無他但勢必不免於何劉之口亦已判然於心不復爲求全計矣

程允夫

某病脚恰一月矣尚未能履地而時論又攻之於外因知語默之有時然語已在前矣今欲默之能有所及乎學徒不欲一旦盡遺恐或致張皇然已不多自此來者勿受可也帝尾之喻已悉然臯陶宥之而堯曰殺之母乃兩失其職耶

彭子壽龜年

以下止堂之孫止家藏

中間傳有召節因疑其非美意已乃不然方以爲喜及承惠書又知開府以來經理次第尤以爲慰然以時勢料之亦決知其不能久既而果聞已有奉祠之命矣却不見有

文字想又從中而下也此在高明無所輕重但嗚吠唁唁日甚一日其勢必須大有處分其禍不止於縉紳而已也想以此故亦未能釋然奈何奈何某今夏一病幾死塗上挂冠之請并辭近職蒙上厚恩未即聽許將欲受之而去歲曾議敢陵者例皆獲罪自惟狂妄不應獨免遂以自劾章上計今已有行遣顧地遠未即聞耳閑中讀書却有味但目已偏盲其未盲者亦日益昏披閱頗艱耳緣此閑坐却有活養功夫始知前此文字上用力太多亦是一病蓋欲應事先須窮理而欲窮理又須養得心地本原虛靜明澈方能察見幾微剖析煩亂而無所差若只如此終日馳驚何緣見得事理分明程夫子所謂學莫先於致知又未有致知而在敬者正爲此也濂溪諸書亦多是發此

意下問之意但以此說推之則其受病之原與夫用藥之方皆可見矣

雄附遠寄良荷扶衰之意茶五十餅漫附回使以供粗用背時可笑大率如此也薊林逝去在渠高年固無憾但後輩失此典刑亦自可恨也舟御不經于越否亦聞否度不免一南轅得免喻嶠幸也茂獻必相會賤迹既不自保又深為諸賢憂之夏中之病由此增劇中間幸小定今又復作人謀不可及矣奈何奈何

彭子壽

得張元德書竊聞大布已次豫章今當稅駕里門矣乍歸想一番應接有不能免者然自此杜門以休神觀益得玩心率究大業安知天意不以是玉汝於成乎願益勉旃以

慰期望零陵經由頗得從容否復有一書幸為遣致得不浮沈乃幸

孫季和應時 以下季和之子祖開家藏

某到此緣所請未報邦人恐虎兇復出於押邀留不得去已申省且留此矣黃若羅濟得伯和諸公在此商量雖未有定論然亦當不至踈脫但水利一事諸公以為非得一見任官主持不可下耳某已撥萬緡今使與食利人戶與後矣諸人欲得賢者復來見欲差出縣丞却煩吾友攝其事主此工役不知可來否專令此人奉問幸子細籌度見報若不穩當則常別為申奉專差措置水利亦無不可但在賢者之來與否耳如不可來幸為計度見任官中有何肯來此事非小若得黃巖無水旱則無飢饉之憂

向後乞得錢更增益之耳度本路水利未

餘姚之早與上虞分數如何幸博詢見論

孫季和

獨溪蕭寺頃歲蓋嘗一至其間今聞挾書過彼亦有學子相從不勝遐想也精舍諸題悉煩着語屬意皆不淺三復歎想恨不即向晤言也比來觀書日用必有程度及所得所疑有可見告者因來及一七以發講論之端為幸

孫季和

來喻諄悉備詳為學次第甚慰所懷大抵學者專務持守者見理多不明專務講學者又無地以為之本能如賢者兼集眾善不倚於一偏者或寡矣更望虛心玩理寬以居之卒究遠大之業幸甚

武夷佳句足見雅懷更求小詩數篇暇日見寄

孫季和

先志不敢忘但以家居困賓客無緣得就今既之官却恐應接稍希可以具藁便并送崇禮處令轉致也但書石須更屬人蓋目昏殊甚不堪此役一破例之後求者繼至無詞可以却之朋友間如楊子直書儘有法如不識之當為轉求也

孫季和

示及易說意甚精密但近世言易者直棄卜筮而虛談義理致文義牽強無歸宿此弊又矣要須先以卜筮占決之意求經文本意而復以傳釋之則其命詞之意與其所自來之故皆可漸次而見矣舊讀此書嘗有私記未定而為

人傳出摹印近雖收斂而傳布已多不知曾見之否其說雖未定然大槩可見循此求之庶不為鑿空強說也如元正只是以卜得此卦者大亨而利於正耳乾卦彖傳文言乃孔子推說非文王本意也又嘗作洛蒙一書亦已板行不知曾見之否今書小序又可考但如康誥等篇決是武王時書却因周公初基以下錯出數簡遂誤以為成王時書然其詞以康叔為弟而自稱寡兄追誦文王而不及武王其非周公成王時語的甚吳材老胡明仲皆嘗言之至於梓材半篇全是臣下告君之詞而亦誤以為周公誥康叔而不之正也其可疑處類此非一太史公雖用其體而不全取其文如商紀中所載湯誥全非今孔氏書也雖其詞厖亂不若今書之懿然亦見遷書之體或未必全是師法書序也漢書遷嘗從孔安國受書大抵古書多此體如易序卦亦是此類若便

斷為孔子之筆恐無是理也先墓志文不敢忘但為歸來悲冗中未暇落筆今當少暇旦夕得成當并寄叔度轉達也記序諸篇大意皆正當而詞指清婉可喜此雖餘事然亦見游藝之不苟也入蜀不過荆門否近得劉德脩一書今有報章并書冊一匣寄之煩為帶行達之此公未識面而書來極勤懇前日之舉全類東漢諸賢計雖甚疎而其意則甚誠切矣亦可敬也恐帥君以姻家之故不能無嫌須調護之此非為劉乃為立計也可嘆可嘆

孫季和

某衰老多病益甚於前今兩足拘重不復能動已兩三月矣度氣血已衰無復完健之理只得未死且爾引日已為幸矣然世道如此臭味凋落日見稀少亦何用久生為也

又欲告老今方及格不敢自請而外郎不為保奏只向承
得一申省狀亦且發去或者恐觸禍機然不暇預也
喻及祠記碣文以例不敢為人作文字遂不復曾致思所
示行實諸書亦已卷藏不在目前自此或有便別為寫一
通來暇日試為整齊看如何然必三年然後出之時運固
巨量但恐壽非金石不能俟耳祠記亦然但子游之封在
唐為吳侏在政和為丹陽公而淳熙所頒祀禮乃為吳公
蓋十子皆因唐之舊自侏而公然不知何時所加頃年曾
為申請禮寺行下亦無的文今納長沙所刻一通去可試
考之也帑尾無可講說之云可為慨歎此固無復可以及
人但不知年來自己分上功夫又如何似聞頗留意於詩
文此亦恐虛度光陰也有如衰朽至於今日乃始追恨向
來之懶惰今欲加功而日子鋪排已不遑矣此當以為戒

而不可學也

孫季和

昨需祠記本不敢作以題目稍新不能自己略為草定數
語謾錄去度未可刻以速涪城之禍幸且深藏之也

孫季和

史公入覲不知復何所處禮畢亟歸亦佳事也某去秋以
病請祠不遂此間亦可以安而忽有長子之喪悲痛慘怛
無復生意請祠諸公已相諾而未被命計旦夕即去此矣
又欲遣人至越中而未暇及今始能作書而迫行匆匆又
不暇詳悉所委文字亦未能遂就然不敢忘異時未死終
當如志也新刻數書各往一本崇禮兄弟欲各寄一本而
偶盡遂不能及亦不暇作書只煩為道意也寧海僧竟如

何秉彝好德豈容泯滅於此可驗試寄語招呼之若其意
堅可率朋友合力助之以成其志亦非細事也

劉子澄

清之 以下廬陵胡翼龍刊靜春家藏帖

昨承有召命深以為喜然亦不知行止之計偶到城中黃
子來相尋具言近况為慰但求教竟不之領又以為恨比
日伏惟于役有相今或已至在所矣秦對得以伸吐所學
甚慰士友之望正學以言而不失淺深緩急之宜在賢者
必已講之熟矣黃子又說頗欲多所論白此恐徒取草野
倨侮之譏而匆匆畧刺之間勢必不容詳細反復則是無
故徧觸眾事之機紛冗錯雜而終無感寤之理不若略舉
大體切於上心者專指而極言之幸而開納固為莫大之
幸萬一未即聽從亦足以為之兆異日猶可尋繹其端緒

而終其說也它則非閑人遠書可以一二指陳者在明者
熟慮而徐應之母為匆匆以致後日之悔也黃子又說見
問人材之意此等事度非吾輩事力所及正不須大遷也

劉子澄

其幸如昨但伯恭逝去令人悲痛不可言昨嘗以子約計
告作書宛轉托子靜送去相報近聞渠已入浙此書恐未
即達然計報中必已見之傷悼之懷相與同之也去年方
哭敬夫今伯恭又如許吾道之衰一至於此不知天意如
何吾人不可不自勉未死已前協力支撐也某在家應接
隨分擾擾偷閑脩得中庸及孟子下冊孟子得公度卷子
甚濟事也今且修此經書通鑑看將來如何恐心目俱昏
未必了得終遺恨於身後耳西山長句及還家四言意象

蕭散吟玩不能去心欲作數語奉答自覺意思局迫恐不能佳此是膏肓之病不知如何醫治得寬平間暇些子庶晚年身心稍安樂也沅淬令兄墓表草定納呈不知可用否公度何爲至今未歸報中亦未見所擬官何耶曾子跋語并往歸來方得細看雖雜篇所收不如前意思終是好本子見錄未得附還更有一二處當褻脩耳近思續錄俟旦夕看畢奉報第三錄亦佳但如此編錄得無勞心否因看書所得隨手抄錄不妨若作意收拾搜尋布置即費心力亦須且省節爲佳也蓋中年精力非少日之比不可不愛惜耳諸葛學須靜也全文告因便錄示千萬荊州論語甚改得好比舊本大不干事若不死更長進深可痛惜伯恭詳審穩當有餘却不及此公俊偉明快也韜仲不苟如

此不易其兄晦伯亦甚好它日皆未可量也子玉不聞問旦夕有尤川便當寄書與之擇之何爲至今不見歸直卿近遣人來納幣甥女不成却是某女子也渠來春同爲金華之行今旣聞伯恭訃決當如約某當一與俱往哭伯恭亦不欲爽前約也鄭景望亦殊可傷前書當報去矣陳正巳今在甚處公度當已歸來春之約不知竟如何也某忽隨例沾誤恩念有罪無功不敢受又昨奏與獻米人推賞諸公不爲施行前日不免於詞免狀中極論其事迹中得周參書亦於報書中懇之未知竟如何聞江湖間水旱螟蟲民已荐饑不知州縣有無措置然今年比之去年事體尤不易也廬陵當不至此此間却差稔但剽掠公行甚於常歲州縣坐視不復介意此亦殊可慮耳眷集中外俱安

諸郎一一佳茂愛女夭折可傷平父次女與泰兒同歲向
許議昏近亦不育其女幼而解事甚可惜今此兒未有親
不能不掛懷抱耳向丈得書却來說及薊林集要序甚恨
未得見也序文豈敢僭易然此却好題目但恨晚輩不當
作又苦心力衰巽作文字耳景陽明年且在致遠家否向
見其說話意趣儘好恨不得欵曲講論今既相遠又無由
得相聚耳向得書朱君以何寧偶不記憶更告批喻彼中
交遊學生并爲一一品題以來尤幸史老所薦皆淪東知
名士亦不易但陸子靜亦入此保社不知果已行未耳惠
况紙墨筆帖良以愧感無物可寄祭禮及二小書謾往幸
收之昨得延之處祭禮三家方屬鄭丈補入而渠已物故
旦夕更屬新將也第子職女戒本各爲冊而皆以雜儀附

之令人家小兒女各取一本讀誦爲便也今此冊爲印者所并又缺雜儀一
本不容復改然此無多字致遠更能鋟版流行亦教化善
俗之一事也但女戒向見伯恭說欲刪修一兩處忘記問
之不知向來曾說及否呂氏二書似亦可刻并廣之也

劉子澄

某選自莆中道間大病幾不能支即家月餘幸未即死然
神氣衰憊比之春中又什四五矣雲臺將滿方欲俟批書
畢遣人宛轉致懇復求舊秩忽尤延之送勅來乃蒙朝廷
檢舉直差雖似小小行遣聞新揆却甚以爲恩意亦爲一
番勞擾但去冬案後收坐未曾決遣不知此又折得過否
耳只恐反露綫索觸着駭機亦復任之不能深以爲憂也
王漕送示二月十一日手書三復喜慰不自勝但趙南紀

云長沙中冬已見報而老兄正初始得知之何其晚耶今
自効之章復久未報不知何以處之要當極力再請以得
爲期得朝士書皆云爾其相卿慕而未相識如張元善者
尤拳拳也先聖象荷寄示然此乃湖學所藏昭陵賜安定
本向見陳明仲有之因託定叟傳得其溫良恭遜之容比
此又精善恨未得令兄見之也所謂顏子者相傳是伯魚
薛士龍亦云恐湖學當有所傳也偶有便人草率附此不
知書到時朱轄皂蓋已在甚處所欲言甚衆例不敢出自
覺近日意思頗似向來所甚惡者喻王泉之論矣年力頽
侵志不勝氣至於如此可懼可懼

愛直記文甚佳昨日拜鴻慶初偶得一絕云舊京原廟
又烟塵白髮祠官感慨新北望千門空引籍不知何日

去朝真年衰易感不覺涕泗之橫集也

劉子澄

吳大年附到春間所予書足以爲慰比想經暑涉秋尊體
益佳健但不知求去不遂之後諸事又當如何想亦不以
此而改其度也細讀來書似於此未能忘懷獨蒙記憶之
語又似戲譎病根依然故在也克已功夫不是易事願益
加意而勉焉則區區之幸也

王子合遇

子合之姪孫谿家載

前書所喻祭禮之位昨因嘗以爲疑但不如此又難區處
若只祭三世猶可以曾祖考妣居中而祖東考西然東位
考妣之坐已自難設祖考東而妣西則妣坐迫近曾祖不
便考西妣東又與今人坐次相反
若祭四世則一位居中二位居東一位居西殊不齊整兩

對設又似敬况左昭右穆亦是異廟而廟皆南向即與今
人相向設位不同又相向設位則舅婦之坐東西相見亦
甚不便似不若只以南向西上為定之為愈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三

候官縣儒學訓導劉簪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四

書

劉共甫 以下胡德方家藏

自領鄂渚所賜書後一向不聞問或云體侯嘗小不快不
知所苦何恙淺深如何遠方無由得的信徒有懸情耳比
日秋涼伏惟忠勤有相鈞侯萬福向來微恙失去久矣宰
路虛席國論一新幾微之間安危所係眾謂明公宜還鈞
軸尚此遲遲不無缺望然上流之重當此之際寄任亦不
為輕更願進德愛身審於舉措毋使中外窺覘有所竊議
此為增崇望實填服夷夏之本甚恨相望之遠不獲以時
密鑿所懷雖在荒迷不忘憂歎耳區區過計以為萬一氣
體小或未復故常則塞垣高秋不宜久處伏惟深以家國

大慮爲心勿爲目前華靡細娛牽制回奪則於此不難處矣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與爲多焉其自罹禍罰號慕之餘無復外事稍得溫習舊學苦淡寂寥之中時有絲髮之見乃知前日所學問者極爲草草而欲以此仰希聖賢下脫塵俗亦已難矣方作書爲欽夫言之想其未免於此也然此事自古聖賢近代先覺言之已詳病在學者自立意見別作一般主張耳其詳非面莫能究顧所謂寡欲養心者其大端也不識高明亦有意乎荆州聞極荒涼無賢士大夫可奉談燕人心至危恐又流放難復收拾願日取古聖賢書熟讀深思以祛物欲

之蔽幸甚欽夫造朝後至今未得書不知所論如何想彼却時得書也

劉共甫

歲前嘗以書附族叔司理除夕得書云開正方得行今不審已達未也此叔年已礙選格今該慶恩恐可參部得少垂念幸甚渠亦非敢有過望也舊旣寧宰劉元升者不知曾識之否其人潔廉曉事再爲旣寧事辦而民安之前後莫能及近宰新喻無故爲程泰之按罷客於臨江貧甚幾不能自食江西人士皆稱而憐之如此人者苟未有所歸亦可召而使也前書所稟孫教授者果何如近復細續其文必自重而不苟合者以此一等人恐又當降意求之若俟其僕僕以求已則終不可以得之矣此有邵武守楊解

浦城宰吳煥政皆可觀近以事涉其境見其士民交口稱頌浦城之政細民尤安樂之兩人皆有文學非俗吏它時恐亦可備使令幸畧記之也安道此來未及相見浦城爲守侯所窘渠來始安跡建陽科歛煩優首効治之此兩事甚佳也欽夫歲前得書爲政之意甚美但所請與諸司均節一路財賦者不知者必以爲侵官不知終能協濟否所論鹽法利害頗與閩中相似渠但深排欽法而以官般爲善不知官般果能無弊否其求訪人才之意孜孜不倦不自以其才爲可恃而留意於此此尤可敬者使當世王公大人一皆以此爲心不俟人之求已而汲汲於求人則天下豈有遺才廢事乎甚可歎也

劉共甫

私門不幸老婦自去夏得疾在并踰年瘳治無瘳此至後一日遂至不起痛悼懷切不能自堪加以匆累滴前將來百緒便有不能不關心者尤非衰頹所宜未知所以爲計也昨聞尊體微不安深以憂念及此奉告乃始釋然請祠未遂又聞繼有勞賜之寵此蓋事功較著聖明深知雖有讒邪無間可入或者不復久勞于外矣然想亦未免再請也某祠敕已下適此衰麗尚未及拜受聞昨來諸公將上辭免文字上復有除職之命幸諸公白其不可遂止不爾則愈見顛沛然聖恩深厚何以論報唯有脩身守道以求無負寵嘉之意而已欽夫得書云長沙傳聞某病消息殊惡此雖非實然亦竟遭凶禍可怪也又具道其經理財賦之詳此足以惠一方矣但趙漕去時意象甚不平不知今

相見後復如何也昨蒙喻及徽續文字不知曾爲剡奏否
更得留念幸甚蓋雖已有爲之者更得一言之助則充有
力也近時鄭鑑對策事想悉聞之明主可爲忘言自是士
大夫顧望蓄縮委曲避就養成今日之勢今又自彼七言
之後寂然無復繼者消長之幾正在此毫釐頃刻之間蓋
可寒心計高明雖在外服未忘根本之憂亦當拳拳於此
况望實益隆眷禮益厚則圖所以收拾人才紀綱政體者
其本末先後必有一定不易之論區區於此更望勉旃千
萬幸甚祠祀責沈二刻拜賜甚厚但記中默契於中者矣
悞作也字不知尚可改否緣文本不足以發揮崇德尚賢
之意讀之既久愈覺紕漏益增愧耳責沈之義昨已報平
父正爲子高沈姓耳承許續致只得未背者尤便也別紙

垂喻求隆葬事具悉尊旨但彥集於此正自憂勞唯恐不
足以集事但素不更事凡百過不審高明所慮何自得之
自此竊恐聽言之際更當每加審諦使忠實日親讒慝日
遠則父大之業粹然無疵不獨施於州里親族之間者其
愛憎賢否各得其當而已借易皇恐余隱之前日已嘗
具稟二孫之未恐止可撥四百秤蓋宋家所收自不多若
可少增恐亦不可過百秤也唯是隱之父子不辭事來此
干預宋家產業出言不遜其好恐將引惹方氏復來生事
已令陳昇二婦作狀經府告示之矣此非得已不審尊意
以爲如何

劉共甫

過崇安日首詣三里視彥集所開地岡巒形勢目前無大

虧缺而水泉湧溢殊不可曉問之邑人亦無一人能言其所以為病者但謂問廣太深使然今若移穴近高而淺其壙則無患矣此語使人不敢信因語彥集莫若更呼術人別卜它處此數日亦未聞有定議政恐不易得耳然留彼三日三往諦觀亦覺形勢有可疑處所以致水蓋非偶然顧高明未必信故不復白直論日前所處曲折耳想聞此亦深軫念也

劉共甫

杜門如耶無足道者但傳聞淮北音問不一心竊憂之及問平父云屢得近書初不及此則彼為妄傳矣然事之可憂者正亦不在是也近一二士大夫斥言近習無所隱避上亦嘉納但崇信如初畧無變改之効不知又是何人陳

此秘計欲以柔道不戰而屈天下忠義之兵彼自為謀則巧矣而為國患日深奈何昨承委撰王公集序已嘗具稟恐不能事以病高明前日偶與平父諸人小飲醉卧中夜少甦因不復能寐感慨俯仰之間若有開其意者忽得數十百言蹶然起坐取火書之竊意以為王公集序若可無愧但未知尊意如何耳

開莫子齊所作行狀甚詳故序文中及之得求一本見寄為幸

今屬平父附便拜呈恐不中用却乞示下當畧改入題處別作跋語為某之自言者授其子以見區區或粗可用而有當改處亦告垂喻曲折當如所戒也平父昨令與伯諷說招致之意近聞復當少緩亦已報之矣渠既未成請門下欲邀來此相聚而鄉人子弟不可率貧家又不能有以資之度其邵武亦未必有相聚處貧悴日侵殊可念耳

元履之弟誠之者中間得所予賻金數年質易稍有資聚
今秋困索債馭人邂逅致死遂盡索所資又舉貸以繼之
然後得脫今一房四五口立見狼狽殊可憐然無術以抹
之往時元履病中亦以此弟見屬今無如之何親舊向來
干擾殆徧又不容復有請不審樞密或不費之惠得賜
哀憐千萬之幸然渠初不敢有此望更在裁處也

何叔京 鑄

持敬之說甚善但如所喻則須是天資儘高底人不甚假
修爲之力方能如此若顏曾以下尤須就視聽言動容貌
辭氣上做工夫蓋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
守定便自內外帖然豈曰放僻邪侈於內而姑正容謹節
於外乎且放僻邪侈正與莊整齊肅相反誠能莊整齊肅

則放僻邪侈决知其無所容矣既無放僻邪侈然後到得
自然莊整齊肅地位豈容
易可此日用工夫至要約處亦不能多談但請尊兄以一
事驗之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頽靡渙然
不收時此心如何試於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
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

廖子晦 德明 提溪刺於韶州州學

去冬嘗吾臂痛累月不能誦伸今幸少安又以武夷精舍
初成不免與諸友朋來集甚恨賢者之不在是其溪山之
勝言有不能喻也祠記見屬所不敢辭但此間擾擾俟還
家草定尋便寄去只恐于晦官滿不及刺耳朱舍人進用
正當秦范之時畫策事却未聞說者必有來歷可考也向
見濂溪家本畫象服紫當是提憲所借明道廟象服緋但

伊川不知所服向來南康只用野服蓋伊川晚年已休致
可不用朝服也二先生朝服當時未有履只合用鞞了鄉
飲酒禮石刻本所未見也所寄文字碑刻留家間未見而
來書不及其名件不知果何書也近思錄字大甚便老眼
有便幸寄一二本

魏

七履

胡德方家藏

病革時顧念君親處理家事無一語謬其母視之不巾不
見也戒其子

云云去命其學者云云以右有一節

所為文章若論議訓

說合數十卷

卷數既未定不若只以此句包之如何

元履於學無不講而尤

長於

云云識其大者平居論說聽者悚然在學者止周遣

之除此一條蓋前已有泣拜奉嚴君士敦之狀以銘文為

請

志文所改大者如此其它悉如來喻填補矣愛君憂國已
云有志於當世足以見之此等事太切切言之又似出位
也奉親人之常行若一一紀載則日用百事皆當悉書矣
興利除害賙人之急如所載請移粟恤親舊之事便是更
不必重出矣隆興乾道時政議不知是何書頃所未見大
抵此等皆非草茅所當言者表而出之恐益生病不如為
汎辭以包之也俚俗謂坂為富如此間大富藉富皆坂字
也向見荆南田官說營田處地名長富即劉先主為曹操
追及處史所謂當陽長坂也然則以坂為富南北通語要
之見於文字當作坂字也

汪時法大度

婺州有利帖

別後不能一奉問但聞裂裳裹足遠送遷客為數千里之

行意氣偉然不勝歎服未及致書忽辱手示獲聞比日劇暑客裏殊勝尤以爲喜子約此行無愧臣人之義而學士大夫粗知庶恥如僕等輩有愧於彼者多矣聞廬陵寓舍有園亭江山之勝又得賢者俱行相與講貫亦足以忘其遷謫之懷也

向伯元語

以下伯元之孫公永家藏

承之半年了無善狀來去不獲又未敢遽復有請凜凜然日惟得罪於民是懼它無可言也至此刻得周子象圖書說賦凡五種并叙古千文重立直節堂記跋尾等率易各納一本敬夫爲記瀟溪祠堂子澄所書亦并納呈更立陶靖節劉凝之道原李公擇陳了翁堂方求記於尤延之尚未到也得子澄書云書府有康節先生墨蹟甚奇輒欲就

請摹刺以垂學者

去卒只一兩月可了即專入還納也

向伯元

春老夏初伏想林居幽勝有足樂者承喻玩意論孟之書尤覺有味恨不得從容侍教於前也某不量踈拙輕出從事無以補報縣官而垂忤貴臣幾蹈不測賴上聖明保全至此且幸未至顛濟然殊未敢自保也去冬病臂近方小愈然猶未至脫體呻吟之暇繙閱舊書亦有一二學者相與討論足以自樂獨念遠去長者之側不得講去所疑消釋鄙吝爲恨耳

向見子澄說書府有康節書陶公詩地遠不敢借觀但時時想象此題目已覺清氣逼人

向伯元

然尾批誨飲食必祭之說旨意深厚不勝歎服蓋所開警
爲已多矣君祭先飯先儒舊說蓋本如此近世乃有以爲
君祭必先黍稷者若然則其音讀亦自不同蓋如先儒之
說則飯音上聲而爲食之之義如近世之說則飯爲去聲
而指所食之物二說雖若皆通然細推之則恐先儒之說
爲長蓋爲賓主之禮則主人客祭然後客祭主人食而
後客食今既待食於君則不敢當此禮而予之於父臣之
於君飲食必先品嘗之而後敢進亦禮之所當然也故謂
待食者於君之祭也而已先食之其義各得若如近世之
說則君祭之先後有非已之所得與者且祭之先後自有
常禮上下同之不必專言君祭乃先飯也鄙見如此不審

尊意以爲如何昨承諭及嘗見大學鄙說近有修定本張
君抄得幸試取觀有以見教千萬幸甚

向伯元

某頃叨除用出於意外懇辭幸免然猶復忝郡奇上恩
厚矣但年來目疾殊甚恐不復堪吏責免章再上諒必得
之也子澄去秋以書來告別方此憂念繼得公度書乃知
遣書之後不六七日遂至大故發書一慟痛不可言然至
今未能遣人奠之日以愧恨也交遊凋落如晨星矣復失
此人吾道亦殊失助也

向伯元

三數年來無日不病而今年爲尤甚神思疲憊筋骸縱弛
飲食不至大減而肌膚消削日就枯槁蒲柳之姿望秋先

殞每聞老友聰明輕健過絕於人未嘗不歎衛生之有經而愧謹疾之無術也祠祿將滿未敢再請而朝廷記憶遂有鳴慶之命杜門竊食雖若可以終身然舊京原廟隔在異域每視新街不勝悲憤之填膺也臨江張洽秀才迂道相訪後生有志甚不易得因其行附以此書并令請見幸予其進而教誨之

向伯元

蒙寄示先正遺文斂衽警誦不覺終篇竊惟忠義之操高尚之風生平之所想象鄉往而不得見者今乃得窺其一二大者於翰墨文字之餘何其幸耶蒙需跋語晚生豈敢僭越然不敢不有以見區區慕用之私也胡公汪公皆人物標準名論一定誰得改評時事傳聞有足憂者每念扶

持三綱之語益令人感慨也

蒙誨諭格物之說不勝悚仄前輩立言豈敢輕議但以河南夫子所謂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曉此者觀之即宛轉歸己者似稍費力耳兼窮理功夫亦是且要識得事物當然之理積久貫通之後自然所行不疑而實理在我隱微之間亦無私念河南所論條目甚明恐亦不必事事比擬然後爲得也又反身而誠乃躬行之至無一理不實有於吾身非爲一時見處發也鄙見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無由面請因風不吝垂教千萬之幸然張君所傳大學本子近日又多所更定稍覺平實恨未有人寫得拜呈也

向伯元

山間少得過從目昏不敢讀書舊學寢窳深以自歎然間

靜從容却覺意味亦深長也昨得子澄書具道昨寄武夷佳句深有教督之意再加紬繹乃悟微指不勝感佩之至近聞汀劔之境有嘯亂者官軍挫衄勢甚可憂貧病支離彷徨瞻顧未知稅駕之所奈何奈何

御書古文孝經有墨本否欲求一通此書無善本欲得此讎正也

向伯元

某祠官秩滿比已再請聞諸公已相許旦夕必得之又且藏拙休息病軀何幸如之尚恨貧窶未能即挂衣冠景行高風耳昨蒙委撰先集後語不揆荒拙率爾草成今附便拜呈恐有未當幸却垂喻容改定也晚學不當僭易迫於嘉命不敢辭耳

向伯元

昨以所撰先公文集序藁本拜呈未蒙鑄改方此悚仄今奉教帖反得褒賞之詞此豈所望也子澄相愛又素多可其言恐亦未為不易之論更望詳之有未安處却幸指示乃可傳遠耳子澄新除知識多以為疑聞吾丈亦有著甚來由之語此至論也然尚幸闕期未到得且從容耳子鄉官期必不遠未及為書極懷想也景陽得時親几杖甚幸真足以銷鄙吝之萌矣

向伯元

周公去相尚留義興豈過婦家以駐耶近方寄得一書問訊之勸其速歸不知今已出江上未經由必相見當能道所以然者某不恨其不蚤去恨其不勇為也天下豈有無

行正道邪術雜用君子小人而可以有為者去歲入都時
已知其必有今日之禍無疑矣

令子知丞歸來文字竟足未耶今時諸司文字多為有力
者所取至或同僚數人同署一帑而膏取之者此與法令
所謂恐喝取財者何異大色如此平進者何自得之正當
量分自安想賢即熟聞廉靖之教其必有以處此矣

向伯元

某向來妄意作一二小書初不敢以示人近年自覺昏憤
不復更有長進有欲傳者因以付之今納四書五冊仰塵
燕几恐有淳理幸望指教尚及鐫改也

向伯元

子澄竟以薦賢遭論與某去冬波及之章正相先後但渠

在郡與閑居不同昨聞侯罪丐祠未許此恐當力請而歸
乃佳不審尊意以為如何近得其書甚恨不能早追長者
之後塵也景陽何故却歸廬陵久不相見不知後來學業
如何也

向伯元

某衰病之餘去秋復有哭女之悲支離凋耗益已甚矣昨
叨除命一辭不獲方欲審深闕近力申前請而代者忽以
章罷便有奏事指揮聞命彷徨不知所以為計已專人致
懇不過旬日當有決語萬一未遂即不免一行祈哀君父
庶遂本懷耳江右之行勢必難勉強也子澄去替不遠醜
正之人又以憂去意其可以善罷從容而歸今乃竟不得
免又且便着道學兩字結正罪名世路如此豈復更容着

脚不如且杜門讀書只作殘年飽飯之計庶無後悔耳所恨相去之遠不得時扣函文日奉誨言以滌塵襟銷滯吝此為恨恨耳

黃婿已歸三山赴馬帥之招為今秋漕試計也後生輩未忘進取為此計較亦復可笑耳前所納諸書有不當理處切幸指教易數比之諸家已極簡易要非侍坐從容不能究其說也寵惠鏡鏡川墨拜領鏡鏡謹置之對坐常以自照如長者儼然臨之不敢不起敬也

林井伯 戊季 以下井伯外孫方之泰家藏

某碌碌如昔近旬日來訟牒頗希可以藏拙但經界指揮未下不知竟如何昨夕地再震不知彼中如此否趙帥有來期未此但聞帥司已發牌印去它則無所聞也經界若

行欲挽退翁仲則一來但其地皆煙瘴之鄉不知二君肯一來否煩為微扣之別有有精神耐勞苦肯任事而能戢吏愛民者不妨更為尋訪諭及此或亦專人去約誠之此不厭人多分頭勾當庶事易集也

林井伯

示喻福公令孫好學之意甚慰鄙懷昨擇之書來亦嘗及此書中間編得草本未曾寫淨兼亦止是記得諸公行事大略若欲究其學問根源則不如讀其所著之書為有益也伊川先生多令學者先看大學此誠學者入德門戶某向有集解兩冊納呈福公其間多是集諸先生說不若且看此書其間亦有少未安處後來多改動且夕別寫得當寄去換舊本也

陳公令孫之字謂何幸批報近思錄亦好看頗并爲說
達之也

林井伯

承喻諸賢肯來之意尤以愧荷但指揮至今未下聞有陽
操兩可而陰實力沮之者此雖兩郡貧民之不幸然使區
區之願不離則亦拙者無窮之恨也蔡用諸君雖未識之
然既爲賢者所稱已筆之於簡矣惠安文字此正以臬事
之故不敢數與之通問無由可致力也某前月脚氣大作
兩旬然後愈又苦臂痛中間小愈今復大作作字如此它
况可知它不可意者甚多已專人求去矣

林井伯

某衰病發歇不常醫者以爲風氣非脚氣似亦有理此數

日來却幸小定然亦未敢自保也經界之命雖下然已後
時恐妨農功未敢下手又不免費分踈尚恐有避事飾詞
之責然亦無可奈何也學古之薦昨得帥書嘗語及此公
論所在人無異詞也簡卿文字極荷不外但某平生畏人
來奪文字亦自守不敢求知之戒不敢以其所賤者施之
於人故未嘗敢作此等書如學古亦只是自首薦之未嘗
爲轉求也千萬見亮爲幸

林井伯

某去秋今春兩次大病今夏第三女子得疾療治驚憂凡
百餘日竟不可救老懷傷痛不可堪忍病軀緣此愈見衰
弱奄奄度日無復生意江西之除雖感聖恩然形神如此
豈復更堪仕宦已申省懇辭矣萬一未遂臨期須力請以

得爲期也通老所言極荷留念成都事已報過未知果如何若真有此可謂踈脫幕府諸人亦不得爲無過矣擇之去住不知如何正恐子直亦不自安也

林井伯

錄示氣談極荷留念不知曾試如此行持否効驗果如其說否然尚有一二處未盡曉異時須面扣也福公書來亦說不成爲三山之行可見審重之意又蒙寄惠武夷長句平易宏深真有德者之言也欲作書和韻附此便致謝以零字韻險理合未成且俟後便恐因見次問及幸爲道此意也

趙帥進職因任可喜但聞開湖事都下亦頗紛紛人之多言真可畏也

林井伯

某憂苦社門卜葬未定忽叨收用之恩願此私計實有未便已力懇辭勢必得之此間築室之作未及一已覺費支吾甚悔始謀之不審也臨章紛紛後來又不止此薄德繆政累及僚友深以自愧師中必已歸到前日使人尚未回也彼中諸朋友喜各安佳便遽事冗未及上狀各煩致意趙卿文字未得下筆前日被潘恭叔來守乃翁志銘略爲草得一兩紙便覺便旋白濁夢寐不寧此豈治筆硯之時哉求嘉林復以墨來見觀其所製頗似可用求書南遊因附以此朋舊間恐有可爲可譽處幸畧道意已深喻之不敢有望於賢者矣郡侯好事或使知之亦佳

林井伯

閑中何以閑日想不廢探討之功伏臘之計不至入思慮
否來春當復爲一出計否風波渺然未知所止泊也某去
年不甚病今春乃大作幾不能起廖子晦到此見之經由
相見必當語及也今幸且能喫飯讀書然明年便七十矣
來日能復幾何不知不覺輒到此窮極處亦可笑也餘干
久不得書今年爲黃子由徐子宜觸動機關又復飄騰一
上未知何時得平靜也仁里諸賢想各安佳草堂想論著
不輟今年病中看性理文字不得僅繕得一二小小文書
有未識來歷處欲質所疑而不可得殊鄉往也師是兄弟
爲况如何師中想非久赴官矣履之亦相聚否別後所進
何業也

林井伯

某今年頗覺衰憊異於常時百病交攻支吾不暇服藥更
不見効只得一兩日靜坐不讀書則便覺差勝但魔障未
除不容如此兩日偶看長編至燕雲事便覺宵次擾擾如
在當時廟堂邊境之人甚可笑也閑中一歲而喪三雋皆
未老而遽化近又聞子約之喪賤死異鄉尤足傷悼想聞
之亦爲悵然也鄭公得請奉祠歸享甲第之勝想不復以
當世爲念矣自其開府之初得一通問後恐蹤跡累人不
敢再遣今却不可不致書輒有一緘外題只納左右處幸
冀見面納之免思憂慮渠向書來亦只封與啓元善蓋恐
人之知之也

趙子欽考肅

友人林井伯文軒之從子也今往赴省因過餘干勞苦故

人之在難者其義甚高到都下不欲參學以避時論欲得一僧舍安泊數月不審能與致力否渠知識自多但難於見人故欲且得僻處潛伏耳

方若水

承喻深悉賢者本業如此及此未爲世用之時加意講學勉力職事以脩其在我者至如士民薦舉之類亦當有以禁之勿令復出不知它人如何如某久居閑處見此等無非迎合以是心常慙之當官處遇有此等或察其情有姦弊即繫治之不少貸也別番所喻三先生祠記多事不暇作兼長泰設此似亦無謂也縣學文字適此擾擾未暇詳閱要之此等粗合有司程度足矣學者須令此外識得一用心處乃有益耳舊課新詩及啓皆善但四六須更看前

輩歐王曾蘇所爲乃佳然亦不足深晉意也大學近改兩處及未印間改之爲善其它民間利害當就州府理會龍溪事亦不足深計渠固未嘗喻及也程帖已領白杜本後跋有記明道一二事并附入亦佳

大率諸義皆傷殘短鋪陳略盡便無可說不見反復論辨節次發明工夫讀之未終已無餘味矣此學不講之過也大率闢揆已字太多友失正意据題意則治已字輕以仲尼字重輕處只消拂掠說過不必如此裝得太重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四

候官縣儒學訓導劉簪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五

書

方耕道來

所示劄藁備見勤懇之意至誠感動理必可伸但未曉其名色不知所論爲已明白與未耳寇事亦不審其曲折若如前書所喻欲以不加桎梏之類爲感動之術則在我者誠亦有以取之矣夫率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如盜賊入獄而加以桎梏糞楚乃是正理今欲廢此以誘其心欲其歸恩於我便是在挾私任術不行衆人公共道理况恩既歸已怨必歸於他人彼亦安得無忿疾於我耶此等事病根不淺頃它時面見更於源頭理會耳明道先生記彭中丞語云吾不爲它學但自幼即學平心以待

物耳此言可念也信筆及此深愧率易然以老兄樂於聞過勇於徙義必不以爲怪也桂林春來未得書不知爲况如何求歸不獲甚可念程簿得安其職幸甚許宰書已領矣所喻不敢爲久安計在邑一日且料理一日事甚善然所謂不爲久計者亦須決定去得如其不然即此言反爲害矣

方耕道

前書所布當蒙深察既不欲密之又欲公言而發之盃酒之餘恐尤未安以愚意觀之既爲辟客即非泛泛屬官之比有所見聞正當密言之耳但亦當斟酌是否量度時宜使有益於主人而無傷於事體乃爲盡善若一言不契即欲忿然引去以爲高則吾不知其說矣千萬幸聽此言

蓋非獨老兄一身之得失實吾道與衰所繫切告詳思此言有深味不可草草看過也暇日讀何書易傳恐宜熟觀且虛心玩味未可便容易領略亦不須更立新說且只看他聖賢處事詳緩申折處不要作書讀且只作事看也皇甫文仲甚不易得老兄所以箴之者甚善聞渠亦嘗相勸真得朋友之道矣吾人之意豈是欲耕道爲容說媿阿之計只是要得是當耳寬猛之說前書已具言之更告留念令弟書來甚佳大慰又別之懷欲別上狀雪中手凍不能辦又急欲遣人候南軒安信只附此見區區凡百且勸賢兄寬以耐事遠方既難得朋友兄弟便無切悞之責凡事仔細商量爲佳也

方耕道

昨承書知所苦增進不勝驚憂既稍甦惺莫已旋向安矣
偶按事天台奏久不報此必有掩蔽聰明黨護奸惡者以
此留滯多日欲討少錢物奉助醫藥而不可得今逐急那
得五十千遣去老兄且加意寬心將息不必過慮令兄伯
華不及別書想且相照管恐耕道病倦遣去錢物幸為檢
入也

方耕道

昨日遣書匆匆不盡意比想體中益佳健矣人參三兩恐
客中或闕用今遣致之幸視至迫遽不及詳布

鄭景明

昭先 以下景明之孫至家藏

某老懶不堪比復大病今雖小愈猶未復常已上投閑之
請度歲交或可歸卧故山矣承以職業頗為當路所知甚

善甚善更在勉力講學使知益明而行益修則固不患人
之不已知矣

鄭景明

示喻讀書未能無疑回應如此然且漸就易曉處求一入
頭下手功夫且讀且行則文之自有見矣

鄭景明

大湖保伍施行有緒乃為強豪所撓敗深可歎惜官府不
足倚賴如此子厚之不能安居固宜然遷徙重事不可草
草已屢作書勸之矣小人陵上之風漸不可長能為風曉
邑大夫有以正之乃縣道政事所當然非獨為子厚計也

鄭景明

往來頗談佳譽更宜勉力隨事及人亦遠大之基也破賊

受賞果應功令亦復何憊府公寬厚想不至有阻難但恐
吏輩過有邀求為可憎耳某懇詞除命候畢喪葬已不得
請但臨漳經界報罷已引愆俟罪勢必不成行也

揚生道夫鄉居托庇甚幸聞其懦弱頗為入侵侮或有不
得已之懇幸稍左右之今時外縣例以無訟為美政善良
不無受弊此不可不知也

朱魯叔

以下莆陽方楷家藏

薦書不知竟可得否彼中諸公都無書來固不容效力然
亦知自信之篤想不以此切切也向所附去文字官事之
餘一日豈不看得一兩段未說要得十分通徹但時時得
此澆灌心胃亦須有得力處也南海樂章乃今廟中祭享
時所用之樂或云其譜乃唐朝所頒與今世俗之樂不同

故欲得之耳只問尋常主行祭事吏人便可得之只錄其
譜與其篇章名號次第便中寄及幸也

聞說曲名皆連也

○學古

某忽被鑄免之命想已見報矣罪大責輕固無足言而累
及知友殊使人愧恨蔡季通經由治下恐道間不免有所
煩浼幸以某故少加照矚渠於此事本無所預殊可念也
士俊推官想以鄉里之舊自能周旋更不致書然語次亦
幸密喻之也

○學古

聞郡中此來紛紜殊甚繆政致此夫復何言但累及諸賢
例為羣小所辱令人不平耳新史君到事當自定但不知
龍溪事竟如何耳少懇有紙萬張欲印經子及近思小學

二儀然比板樣為經子則不足為回書則有餘意欲先取印經子分數以其幅之太半印之而以其餘少半者印它書似亦差便但紙尚有四千未到今先發六千幅便煩一面印造仍點對勿令脫版乃佳餘者亦不過三五日可遣也工墨之費有諸卒借請已懇高丈送左右可就支給仍別借兩人送至此為幸借請餘錢却還盡數為買吉貝并附來然湏得一的當人乃佳不然又作周鼎矣昨亦已懇高丈為根究此人不知如何庫中墨刺亦各煩支錢買紙打十數本內獻壽儀及求城學記多得數本不妨獻壽儀要者更多也恐印不辦即續發來不妨但吉貝早得禦冬為幸耳

所印書但以萬幅之太半印經子其餘分印諸書平分看

得幾本此無版數見不得多少也臨行時令庫中刻一書目如已了幸寄來也

方耕叟

禾 方之泰家藏

木敬問改過行己之方願先生賜之一二言使禾自此得朝夕從事於斯口誦心惟知所敬畏庶幾前茲之不復邇其亦古人盤銘書紳之義云

禾拜稟

夫子有言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言雖約然在耕叟今日改過脩己之方莫切於此耕叟勉旃屯未有以告也五月十四日某書

皇甫文仲

賦

以下文仲之孫為家藏

因遣人至九江市省馬恐為駟者所欺令一稟指揮幸與留意千萬之望又有一事軍中請給條例合支細色者每

碩只支六斗不審軍府見作如何施行幸子細批喻

皇甫文仲

碎書已下否行之遲速若有嚴君之命不必遷延賁之初九其義甚明此不足為笑而適足以見高誼耳然行日千萬更遣一報欲附書也四九姪專去請見非有素約亦不敢令輒往幸早遣其歸也

皇甫文仲

鞠會向熱想未可來此中見治一教場甚闊亦未竟竟即可試馳射容續奉報也

皇甫文仲

示喻淮上新田偶有水患此天意更欲太尉且為國家立功立事未許就此閑適耳大學或問今付來介看畢幸示

反易傳跋語未敢容易更容擬定續奉報也荊州之行果在何日未即承晤臨風依然

皇甫文仲

某昨來求去不獲近復有請其詳具南軒書中此不備言也左右到彼既久南軒必朝夕相見講論當有深趣所喻恢復規模誠不可易之論然今日亦惟南軒實做得此功夫某輩衰懶只思縮頭豈可夢想此事也龍山佳句可見一時賓主之勝恨不得為坐上客也所喻易說實未成書非敢有所吝於賢者然其義理不能出程傳但節得差簡略耳大抵讀書且當盡心於一家之說不可如此貪慕疑惑况在今日老兄讀書便要道理受用又與章句儒生事體不同但子細復看教程傳浹洽或更就上自節出緊

要處看尤當得力也因見南軒試以此說扣之亦必以為然耳

皇甫文仲

人至辱書知還待安穩即為荆渚之行甚慰所望大丈夫所為正應如是耳張帥書煩致之暇日從容更可詳扣立身行道之曲折也但秋風已高衝冒良勞千萬加愛為禱弓弩甚荷留念已別具數呈禀太尉但斗力太強非羸卒所能發須少損之耳復之尤感深念但藥材之屬又不免為賢者之費甚以為愧幸早遣還此姪子亦不須久恩館人也

皇甫文仲

朋友數人往遊山北因欲請見太尉公以觀軍容之盛諸

君皆有志者而蔡君嘗欲講於刑名分數奇正之學幸為通之使得聞其所未聞者因與俱來為數日之款千萬幸甚

皇甫紳調

某頃者星江密邇聲光不獲一見至今為恨年來奔走疾病多故又不得以時致問起居尤切瞻鄉之勤茲辱惠書且承喻及有以知賤迹之不敢為江右之行足見高明相知之深相信之篤三復感慰不知所言又聞謀居筠陽極為得策但太尉丈忠誠勇畧上所深知而公廉之功見於今日者又如此竊計不日浮謗自消亦不容久此間退矣某踈拙自信仇怨朝幸上聖明未忍誅斥今又叨竊祠祿安處田間戴此厚恩豈有涯量亦不復敢有當世之

念矣無由會面罄此心曲引領齋閣臨風拳拳

林子方 研 首陽余師魯家藏

伏奉賜教恭審即日春和吏部郎中節傳所臨神相台候
起居萬福至感至慰但區區本欲一走前路謁見少償夙
昔之願已托徐丞遣人見報日今未至而來使及門則云
台旆已從東路而上矣此亦有山路可至大湖但衰病之
軀兩三日來飲食失節氣痞腹痛似是以所服腳氣之藥多
有涼性以致如此復此山雨陰寒薄人勢不容進引領旌
纛徒切馳情失此一見之便台坐徑躋華要而賤跡踈伏
窮山出處不齊何由復遂鄙願所冀益懋德業有以振起
未俗衰懦之氣使吾黨之士與有光焉則亦不必同堂合
席然後為相見也頌惠茶藥極感厚意方意極佳服之有

効別當致謝也

林子方

以下子方之孫友聞家藏

伏見大禮赦書有薦士之文而鄉人之議欲以布衣曹南
升為請如熊左史諸長者皆已列名具狀而某亦已書其
後矣某與之遊為最久知其人為最深蓋其學問不為空
言舉動必循正理識慮精審才氣老成雖自中年即謝場
屋而安常務實不為激發過中之行本實當世有用之才
非但狷介一節之士也昨陳正獻公作帥之日嘗欲論薦
會以移鎮不果論者至今惜之若蒙台慈參考衆言察其
行實以時列上使得稍被朝廷招徠之選足以見明使者
為國薦賢不遺草澤之意下使學士諸生有所矜式與於
廉遜誠非小補東臺王文亦知其人語次扣之足以知鄙

言之不妄也

林子方

比嘗頴使拜書伏承誨答所懇榜文亦蒙留意感幸不可
言區區此來所苦萬狀僅了今春荒政即欲丐祠以歸而
所部皆以旱告蓋去歲之灾所不及處無不病者而衢婺
荐凶公私匱竭尤未知所以爲計獨念貴境猶可告糴已
請於朝降本收糴且散榜自廣以東諸州以招誘之矣恐
番禺以西更有出米通販去處謹復具公移并以榜文三
百道仰累頴指散下曉諭不勝幸甚此米到得四明尚須
般運方得至衢婺正自不易爲力鼠伎已窮日夕憂懼高
明有可以見教者深所欲聞切望因風指示一二幸甚

劉德脩

光祖

以下後溪之曾之曾元家藏

東溪語說拜賜甚寵伏讀再三乃知師友淵源所自深遠
如此士不知經果不足用信矣如韓子之言也地遠無從
親扣餘論又以歎恨耳嘗慮今世學者不見古經而詩書
小序之害爲尤甚頃在臨漳刊定經子粗有補於學者前
此欲寄傳之及宋子淵家而便入不爲帶行今內一通幸
爲過目還以一語訂其是非幸甚大學鄙說一通并往所
懇不殊前也此書附制司幹官孫應時頃在瀾東時所舉
更也後生好學志趣不凡經由必得進見儻辱延納而教
誨之幸也趙天官所得書尚滯從班未厭人望中間進對
陳說甚苦有識雖益歸心然似已不爲上下所安矣消長
之决諒已非遠發不恤緯之憂伏想同之也傳之爲况如
何未及寓書并深馳仰耳

劉德脩

竊聞榮被除書進參講席輔導得人善類同慶某幸得爲僚尤切忻幸姑此布聞餘容面慶

劉德脩

昨承載酒訪別情誼繾綣豈勝感歎恨坐遠不得欵承餘論而遽爲數千里之別也今晚或來早即行無由詣違亦不及一見東溪先生重以悵惘又不敢拜簡以勤誨答也小史汪致明頗謹故事左右不審可容留否謹此遣前可否唯命它冀以時節宣訖致格君定國之効千萬幸望

丁仲澄

見臨漳語錄

來書深以其學侵畔爲憂自是而憂之則有不勝其憂者惟能於講學體驗處加工使吾胸中洞然無疑則彼自不

能爲吾疾矣若不求衆理之明而徒恃片言之守則雖蚤夜憂虞僅能不爲所奪而吾之胸中終未免於憤憤則是亦何足道願老兄專以聖賢之言及求諸身一一曉然無疑積日既久自當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爲足則無由明耳其比來溫習畧見日前所未到一二大節自頗覺省力但昏弱之資執之不固尤悔日積計有甚於吾友之所患者乃承訪以所疑使將何辭以對邪然以所聞質之則似不可不兩進也程子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體用本末無不該備誠用一日之功當得其趣不然空抱疑悔不惟無益反有害矣夫涵養之功則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事則正須友朋講習之助庶有發明不知今見讀何書作何究

緊與人論辨惟無欲速又無蓄疑先後疾徐適當其可則日進而不窮矣因書或有以見教勿憚辭費某亦不敢不盡愚也向見前輩有志於學而往猶豫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沛然用力於日用間是以終身抱不決之疑此為可戒而不可為法也

詹尚賓觀 見南溪祠志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又曰狃者有所不為不為之言則同不為之意似有別矣切疑狃者之病全在於有所二字於所當為者而不為則非知所決擇之人矣狃者之所以不為者病在何處苟自知其偏加篤學力行審思明辨之功便可至中耶抑氣質之偏自有定量終不足與有為耶

狃者但能不為而不能有為亦其氣質習尚之偏其知其徧而反之豈有終不足與有為之理

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也所謂鄉原者言不顧行行不顧言闐然媚世與夫同流合汙似忠信似廉潔所以為德之賊也嘗究鄉原之用心全在於衆皆悅之之一句所以動他許多不正當底事出來若夫狃者之病只在於獨善其身非若鄉原之病於用心處有不正矣使知學問亦可以變其氣質耶抑亦受病之深藥力之所不及耶不則夫子何以云過門不入室為無憾其待斯人可知矣

鄉原患在求悅於人與狂狃正相反故夫子深惡之然亦無不可變之理但恐其陷溺已深不肯變耳

志南上人

見寒山子詩集後

使至特辱惠書獲審比日住山安穩爲慰天台之勝風所
願遊往歲僅得一過山下而以方有公事不能登覽每以
爲恨今又聞故人挂錫其間想見行住坐卧不離泉聲山
色之中尤以不得住同此樂爲念也新詩筆勢超精又非
往時所見之比但稱說之過不敢當耳二刻亦佳作也但
攙行奪市恐不免去故步耳寒山子詩彼中有好本否如
未有能爲離校刊刻今字畫稍大便於觀覽亦佳也寄惠
黃精筭乾紫菜多品尤荷厚意偶得安樂茶分上什餅并
雜碑刻及唐詩三冊謹附回便幸視至

出師表未暇寫俟寫得轉寄去未晚也寒山詩刻成幸早
見寄

西原崔嘉彦

以下見南康集

前日詣見重有喧聒媿不可言奉告獲審經宿道體佳勝
爲慰某前日出山至上京陂頭遇雨中屢沾濕狼狽可笑
喜幸之深但恨已差晚耳承問之及感感餘俟入城得面
布也

昨承在顧接賢得款餘論爲慰即刻伏惟動止佳勝昨日
之雨城中不能斂塵高隱必多得之也米資少許別帑送
上幸視至魏甥恪即向來甥甥之兄到此病作自有手簡
求藥幸審其證報之當爲修製服餌也

昨日裴回三峽奉候久之旣以日莫遂東走楞伽折桂失
此一見張想也奉告欣審即日殘暑道體佳勝庵屋
媿仰勤神用方丈牕牖只於兩旁爲之大小隨意可也

承誨示并竹萌良荷厚意知煩親斷尤珍感也臥龍亭
子已下手否向說栽花木處恐亦可便令施工也人還布
謝草章復未有一物爲報引領雲山第增媿仰

承手示聞還自德安體用冲勝良慰昨夕聞山間雨頗沾
足城中殊少未敢廢禱祠也所喻當爲立之庵中什器俟
一面措辦旦夕得兩後須一出郊諸容面道或因入城幸
左顧也

奉告承乍寒道體增勝爲慰臥龍新庵主人庵未得一往
視之承其奇荀感感人還草草少間別奉問次

林師魯

以下先生之曹孫沂藏錄彙

某自幼年侍立先君子之側則聞先云齋公之名而知其
相與遊之善矣不幸旣遭大禍來居深山窮谷中與世絕

不相聞雖先君子之執友如芸齋公者亦無由一望其顏
色而受教誨焉孤陋處徒有嚮往之誠而無以自致也
比年鼎山蔣丈來尉茲邑因得從容請問以訪先君子之
舊遊然後知芸齋公之沒亦旣久矣私心方竊自悲旣又
聞其有賢子者問學行義克世其家則又以自慰也去年
林樺之不鄙過門以講學爲事怪其温厚警敏知所用心
皆如老於學者因扣其師友淵源所自而得三人者焉曰
程深父曰林熙之而其一人則向者所聞吾芸齋公之子
也於是始恨向者所聞之未盡旣而釋之又出送行序引
讀之蓋所以見屬之意甚厚雖竊自知其庸妄無以堪之
而愛其文悅其義不覺其三復而不能已也以是益知擇
之之賢其來果若有自而願見賢者之心日以切切方其

歸時適在城府不能爲書而徒屬以問訊蓋亦憑恃事契之重而不自外焉茲者乃承指惠長牋副以劄目清義周渥足以見不忘舊故之厚而其禮與詞則端端然若後進之於先達是豈所望於通家之舊哉不敢當不敢當自是以往行李往來幅紙之書有以警誨則爲賜大矣若復爲是使人不敢當之禮而又告之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聞也大學集傳雖原於先賢之舊然去取之間決於私臆比復思省未當理者尚多暇日觀之必有以見其淺陋之失因來告語勿憚諄切豈勝幸甚釋之此來得日夕聚首啓其不逮實有望焉社中兩賢亦未獲見敢煩寄聲以爲異時承教之地爲幸

林熙之

去冬狂顧幸得數日一奉名理感慰之深所恨空疎無以少助潛思之妙耳奉告承別來春暖德履萬福爲慰爲慰第聞師魯遽不起疾深爲悲惋美才高志未克有成旣足深惜而朋從零落道學寡助此尤深可憂也想惟平日切磋義重有不易處者奈何奈何喻及仁說大槩得之但所謂三者皆心似便指作仁體此似不安又謂推而上之尤覺聞隔有病莫若只於敬字加功夫之自然當處見得不用如此臆度轉見汗漫支離不精切也詩之比興舊來以關雎之類爲興鶴鳴之類爲比嘗爲之說甚詳今此本偶爲人借去未及錄呈大槩興詩不甚取義特以上句引起下句義精取比詩則全以彼物譬喻此物有都不說破者有下文却結在所比之事上者其體蓋不同也上蔡言學

詩要先識六義而諷誄以得之此學詩之要若迂迴穿鑿則便不濟事矣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朱魯叔

仙遊朱堂甫家藏

去歲歸來計度不審妄意作一小屋至今方得遷居然所費百出假貸殆遍人尚未能結裹圓備甚悔始慮之不精也所喻今方具曉本末記之不難但年來多事精力益衰日間應接不得少休纔得頃刻無事即須就寢俟其寧息然後可以復起應接更無暇看文字矣所欠人家誌銘之屬積壓無數擺撥不行恐未暇爲吾第記此也然亦未敢不爲俟定居後看如何或人事稍簡試卽爲思之也齋記大字亦然

余景思

以下仙遊洪震夫家藏

彼中學校如何亦頗有士人否聞南方風俗淳朴不汲汲於進取正當勸以讀書講學開發其聰明不當啓以趨時干祿之技也暇日亦當有觀書味道之樂但僻遠難得師友此正在自著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五

侯官縣儒學訓導劉箬校

